

晚明文學評點視域下的《藥地炮莊》^{*}

李忠達^{**}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摘 要

學界對《藥地炮莊》的研究經常從哲學角度切入，討論方以智（1611-1671）對莊子學、禪學、三教會通的觀點。然而，《藥地炮莊》以評點的形式編撰，作者、讀者與作品的關係業已改變，當中蘊藏深厚的讀者意識，而其後設之閱讀型態、對奇妙怪異風格的品賞態度，都必須置於晚明以降的文學評點脈絡中加以理解。本文嘗試從《藥地炮莊》與文學評點的關係著手，探討《藥地炮莊》的撰作體例、引證文獻、後設閱讀等延續自晚明評點傳統的元素，並分析覺浪道盛（1592-1659）與方以智如何以評點《莊子》的形式，與清初文人讀者群在書中建立對話的場域。若能闡明《藥地炮莊》與評點的關係，對於閱讀、理解《藥地炮莊》將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莊子》，《藥地炮莊》，方以智，評點，奇書

*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本文撰寫過程中曾蒙蔡振豐先生、陳翠英先生，以及張閏熙博士、邱怡瑄博士、沈信甫博士提供珍貴意見，在此謹申謝忱。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電子郵件信箱：budistdada@gmail.com

一、前言

熟悉《藥地炮莊》（以下簡稱《炮莊》）的學者都知道，這本書的語言、思想複雜度高得讓人吃驚。不少人對方以智（1611-1671）和《炮莊》的內容感興趣，但是對《炮莊》豎立的高牆無奈興嘆。目前《炮莊》最新的系統性研究，有邢益海的《方以智莊學研究》¹一書。邢書延續了不少過去研究的切入點，廣泛涉及《炮莊》中的思想議題如「以會通集大成」的莊學特色、齊物與觀物之哲學、託孤說、禪莊易會通論等。邢書的選材焦點放在《炮莊》對儒釋道各家思想的詮釋與融通上。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研究取徑對於理解方以智的思想來說是必要的，然而《炮莊》由於其編纂的體例特殊，以下幾個問題仍然無法從思想性的分析中得到解答：方以智選擇以評點的形式編撰《炮莊》，其用意何在？他是否預設《炮莊》必須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進行閱讀？如果《炮莊》確實存在著某種特殊的閱讀方式，這是否與晚明評點書籍和出版文化的氛圍有關？《炮莊》是否預設著特定的讀者群體，這個群體和方以智的關係是疏遠或是親近？而這群體的人對《炮莊》的接受如同方以智所設想的一樣？要回答上述幾個問題，需要將理解《炮莊》時的著眼點從哲學系統的分析轉移到其與文學評點的關聯上。過去除謝明陽留意到《炮莊》與明代遺民的怨、群詩學之關係外，²還沒有其他文章對《炮莊》作文學面向的討論。就此而言，本文希望能踏出第一步，將《炮莊》與文學評點的關係揭櫫於世。³

本文主張《炮莊》是一部《莊子》的評點書。若嫌這種說法削弱了它的思想性格，稍微保守一點來說，它在形式和內容上也與評點有緊密的關聯。《炮莊》的編寫採用了明代晚期盛行的小說和詩文評點形式，來分析《莊子》的思想意旨和文字風格。一本書的體例和表現形式既是作者刻意經營的表達方式，它也經常影響到讀者閱讀時的接受方式。使用評點體裁來注《莊子》，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評點一向被認為以簡潔、直截為特徵，它的語言機動靈活，長短自由，可以隨感而發、隨手批抹，有著強烈的隨意性和感悟性，作者可以藉著評點抒發情緒，也

¹ 邢益海，《方以智莊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² 謝明陽，《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從覺浪道盛到方以智、錢澄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

³ 方以智思想中固然有許多概念值得仔細分析，如交輪幾、引變隨、公因反因、質測通幾、弄丸、圓伊三點等等，但本文並不準備把焦點放在這些課題上，而是嘗試以評點的角度討論《炮莊》的內涵。這部分的内容與方以智的哲學雖有相關，但又有所不同。

可以藉此議論，任何種類的內容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形諸筆端。這種自由和靈活性，是評點吸引評點家和讀者的重要因素。眉批更可謂是「評點中最为輕便的形式。」⁴以《莊子》思想的精深、文字的複雜來看，過去已經有汗牛充棟的歷代注解試著幫助讀者理解《莊子》，而《炮莊》又蒐集了各家注解，對《莊子》和《莊子》的注解再作批評，它要如何用輕便、隨意的評點形式，來處理複雜深奧的《莊子》文字與各家評述？更何況，《炮莊》引述層層堆疊的典故和艱澀的宗門機鋒語，它為何讓評點這種多少帶點自由和遊戲性的表達形式，和沉重、晦澀的內容結合起來，是值得仔細思考的事。

在運用評點體裁的時候，《炮莊》也不能不受到同時代文學評點論述的影響。明末清初之際，叢林有觀賞、談論小說和戲曲的風氣，甚至禪林宗匠會自行創作相關的詩歌和評論文字。廖肇亨的研究指出當時佛門高僧談曲論藝為常見現象，並以《西廂記》的批評為例，指出《西廂記》相關文本與佛教思想的密切關係。⁵覺浪道盛(1592-1659)的《莊子提正》是方以智編纂《炮莊》所用的底稿，覺浪道盛評點《莊子》的志願也是託付給方以智完成的。覺浪道盛平時不但熟悉《水滸》、《西遊》等書的內容，也會運用小說的故事情節來發揮禪理。⁶在這種時代背景的推波助瀾下，覺浪道盛和方以智選擇評點體裁處理《莊子》的理由和操作手法，勢必有文學上、文化上的脈絡可循。然而，這也造成幾個問題有待釐清。首先，《莊子》是否被當時的讀者當作與小說、戲曲同類型的作品？這類作品有什麼特徵？覺浪道盛和方以智期待《炮莊》的讀者以什麼心態來閱讀這本書？他們又希望透過《莊子》評點傳播什麼想法？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將會影響現代的讀者是否能夠設身處地的瞭解明末清初讀者閱讀《炮莊》的眼光和作者的用心所在。

閱讀《炮莊》並不簡單，現在又嘗試著帶入文學評點的閱讀眼光，並且與哲學解讀結合，更是一項難以盡善盡美的工作。然而，這種嘗試不會沒有意義。當《炮莊》所採用的評點體裁經過分析，並和同時代評點作品比較後，《炮莊》在編排結

⁴ 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48。

⁵ 參廖肇亨，〈淫辭艷曲與佛教：從《西廂記》相關文本論清初戲曲美學的佛教詮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6.1（臺北：2005），頁127-160。

⁶ 如覺浪道盛〈示學人自看〉論「如何得頓發大機大用」，便以《水滸傳》中石秀臨機應變在法場劫囚一段，以及燕青殺死名妓全家以逼迫安道全上梁山一段為例，教人仔細參看。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明版嘉興大藏經》第3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7），卷7，頁632。另外，覺浪道盛評《莊子·道跖》時，論及聖人之心、聖人之癡，曾云：「余昔讀《西遊記》，見唐三藏癡極，被妖魔弄，不知妖魔都被這癡極的三藏將金箍子收拾了。人間只聞有金箍咒，不知是何章句。」方以智，《藥地炮莊》（臺北：廣文書局，1975），卷8，頁815。

構、閱讀方式及論述習慣上與晚明文學評點之風的關聯就能突顯出來。這種取徑遠離了過去以哲學思辨為主的閱讀視角，對於習慣把關注點放在方以智與《莊子》哲學上的讀者、還有把焦點放在小說評點而非《莊子》的讀者來說，若能先擱置過去熟悉的閱讀習慣，重新透過晚明文人的視角來閱讀《炮莊》，更能讓人發現哲理性深邃的《炮莊》如何與評點結合，形成預料之外的獨特風貌。

二、評點形式與文獻問題

經過漫長的發展，評點體裁到了晚明時期業已十分成熟。評點的誕生雖然和經、史典籍的傳注體例和訓詁傳統有深厚的關聯，對於文章章法、修辭等的點評也是士人練習科考程文時重要的參考書籍。⁷ 然而隨著評點逐漸成為抒發個人閱讀心得和讀者一窺學識廣博者如何鑑賞作品的重要媒介，評點不再必須依附於經史正文以獲得存在之價值和意義，而成為一種具有獨立鑑賞價值的著作體裁。固然評點是圍繞著原始文本而誕生的一種副文本 (paratext)，很難徹底脫離原始文本而存在，但是越來越多作者和讀者意識到，一部優秀的評點作品之價值甚至可以超越原作。評點在晚明大量流行，並且被應用在詩、文、小說、子書、佛經等各類的作品上，讀者期待看到李贄 (1527-1602)、焦竑 (1540-1620)、金聖嘆 (1608-1661) 這類才智之士的評點文字，評點作品也在書籍市場為書商帶來龐大的利潤，而方以智編纂的《炮莊》正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誕生的。

因此，《炮莊》運用了晚明讀者業已熟悉的評點體裁，也承繼了發展臻於成熟階段的評點體例。根據葉朗的描述，評點作品最完備的形式包括開頭的「序言」，序言後具有總綱性質的「讀法」，每一卷或每一回之前有「總評」，作品的正文當中又有「眉批」、「旁批」、「雙行夾注」等批語，文字的旁邊還會加上「圈

⁷ 評點體例的發展和經史傳注有相當複雜的關係。孫琴安云：「中國古代常見的幾種評點文學形式，實際上都是從訓詁學的發展中繁衍演變出來的。」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頁 8。經史的傳注體裁原以解釋字詞意義、疏通文句為主，然而在閱讀和解釋的過程中，難免產生表達文章章法、修辭、鑑賞和個人閱讀心得的需要，這種需要催生了文章的題解、讀法和下批語等種種形式，圍繞著書籍的本文而出現。其次，從宋代以降儒家學者標抹讀經的風氣，逐漸形成評點體裁的基礎。如呂祖謙《古文關鍵》、金履祥《尚書表注》，結合標示符號和文字說明，隨文分析要旨，指陳文章上下脈絡，再加上自家議論，已經具備評點書的特徵。張素卿，〈評點的解釋類型——從儒者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面考察〉，收入鄭吉雄、張寶三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79-126。

點」，標誌出最精采的警句，或者引起讀者對於重要段落的注意。⁸ 上述這些項目有多少包含在《炮莊》的體例當中？首先，《炮莊》書前收有十三篇序跋；序跋後收錄卷帙龐大的上、中、下三卷「總論」，包含覺浪道盛的《莊子提正》和方以智自己所作的內七篇「總炮」，作為總綱性質的讀法；《莊子》每一篇章前會收幾條文字，多半由覺浪道盛、吳應賓 (1564-1634) 或方以智自己撰寫，作為每篇的總評；正文部分隔成上下兩欄，眉批置於上欄；《莊子》正文會仿經史傳注的體例收有雙行小字夾注，文末又集結各家評論；文字旁也有圈點。除了旁批以外，能夠應用到的評點技巧，幾乎全部都為《炮莊》所應用。建立在評點體例業已成熟的基礎上，《炮莊》於是能夠圍繞著《莊子》的原始文本，精心安排與呈現各種形式的點評，呈現出高度的綜合性和一貫性的整體作品。

觀察《炮莊》所引述的諸家《莊子》評點，我們可以立刻發現它廣泛、大量的採錄晚明以降流行的《莊子》的評點之作。廣泛蒐集眾家評點的「評林」之作，早在《炮莊》之前便出現了。根據孫琴安的考察，評林是明代評點作品全盛期出現的體裁。到李贄之後的萬曆、天啟年間，評點的隊伍龐大起來，並滲透到文壇的每一個領域內，有一定名氣和影響力的評點家人數至少在一百人以上。書商為了牟利，也會刻意以名家批點或編輯為廣告號召，把許多名家的評語匯集起來（且往往不經原作者同意），編成匯評、集評本，當時稱之為評林。⁹ 不過，《炮莊》不是沒有原則的蒐集各家評點，它廣納百川的取材範圍確實和評林的特色有所重疊，但《炮莊》有自覺的以覺浪道盛的託孤說與方以智集天下學術大成的理念為核心思想，有意識的銜鑄不同立場的各家評點來表達一種共同的關懷。因此，《炮莊》的編排絕非雜亂無章。再者，覺浪道盛和方以智的批語遠比書中引述的各家文字更多，覺浪道盛的〈提正〉和方以智的數篇文章又置於〈總論〉中，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不至於讓眾家評點有喧賓奪主之嫌。即使方以智引述各家批語，也會依據己意擷取自己需要的部分，加以融會後改寫成一整段意義連貫的文字。《炮莊》雖然做了許多蒐集、整理的工作，但目的是由編撰者重新改造為一有機的整體，因此被方以智改寫的批語已經脫離原作的脈絡，而成為他再創作之後的作品了。

晚明的《莊子》評點書數量非常多，《炮莊》從這些書籍中吸收了不少經驗，也經常把其他書中的評語化為己用。從這些書籍的原始脈絡到《炮莊》創造的新脈絡間，其銜接的痕跡是非常明顯的。只要查明《炮莊》沿用過哪些明代的《莊子》

⁸ 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頁13。

⁹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頁107-113。

評點書，對於這兩個脈絡間的承接轉換，就可以豁然而解了。

從《炮莊》中引述的書籍和人物來看，可以看出它確實大量牽涉到當時的文人社群與文學評點話語。晚明的評點書往往有複雜的編輯群體，相互參訂、對話者多達數十人以上。這種「多人共評」的特色改變了傳統的作者與讀者關係，形塑出一個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對話場域。¹⁰《炮莊》也不例外。《炮莊》在引述書籍時，通常不是標明書名，而是寫出人物字號，以「某某曰」的方式引述。粗略的對這些人物進行統計，首先可看到正文部分，《炮莊》引述最多的是覺浪道盛，其次是吳應賓，其次是劉辰翁（1232-1297）和郭象（252-312），其他人條目較少，可暫時忽略。上欄眉批（含總論的眉批）引述覺浪道盛的次數占壓倒性多數，其次則是劉辰翁。這份統計並不是最完整的，有部分人物和書籍不在其中，由於這些人被引述的條目多半只有一兩條，整體來說影響不大，故予以省略。¹¹

《炮莊》直接引述的明代《莊子》著作，有題名歸有光（1507-1571）、文震孟（1574-1636）的《南華經評注》、陶望齡（1562-1609）《解莊》、譚元春（1586-1637）《莊子南華真經評》、袁宏道（1568-1610）《廣莊》、袁中道（1570-1623）《導莊》、陸西星（1520-1606）《南華真經副墨》、陳繼儒（1558-1639）《莊子雋》、焦竑《莊子翼》等。在這些書當中，《南華經評注》、《莊子南華真經評》、《莊子雋》都是採用上、下分欄評點格式的作品，與《炮莊》相同。由此推測，《炮莊》無論是在評點格式上或議論內容上，均可能有借鑒自這些書籍之處。

¹⁰ 如汪淇《尺牘新語》一書，據楊玉成統計，除主編之外還有 24 名參論者、35 名評點者；此外，《三婦合評牡丹亭》、《桃花扇》、《幽夢影》、《女仙外史》等書籍無不如此，足見多人共評業已形成明末清初評點書的一大特徵。參楊玉成，〈小眾讀者：康熙時期的文學傳播與文學批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臺北：2001），頁 55-108。

¹¹ 正文部分，覺浪道盛最多，內篇計 42 條，外雜篇 69 條。其次吳應賓，內篇 22 條，外雜篇 38 條。其他人分別是：劉辰翁 39、3 條，郭象 36、24 條，譚元春 16、1 條，陶望齡 16、0 條，薛更生 10、0 條，王宣 9、6 條，李騰芳 8、0 條，袁中道 6、0 條，唐荆川 6、1 條，方孔炤 5、9 條，林希逸 5、0 條，《沈氏弋說》5、0 條，蕭伯玉 4、1 條，袁宏道 4、1 條，方大鎮 3、0 條，髡殘石谿 3、0 條，《南華真經副墨》2、2 條，《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含劉概）2、7 條，焦竑 1、6 條，陳丹衷 2、2 條。上欄眉批（含總論的眉批）部分，覺浪道盛 73 條，劉辰翁 25 條，余颺 18 條，王宣 17 條，陳丹衷 16 條，左銳 15 條，袁宏道 13 條，吳應賓 11 條，姚康 10 條，譚元春 9 條，李光縉 8 條，方孔炤 7 條，陶望齡 6 條，薛更生 6 條，揭暄、金堡、張大復、李騰芳、林希逸、郭象各 5 條，蕭伯玉、周岐、黃端伯、張天如、髡殘石谿、方中通、袁中道各 4 條，戴移孝、笑峰大然、陳繼儒、章大力、《沈氏弋說》各 3 條，方大鎮、唐荆川、林時益、李世熊、倪元璐、管志道、方中履各 2 條，方中德、孫克咸、楊龍友、唐豹岩、文震孟、曹梁甫、黃虞稷、陸光祖、施邦曜、彭士望、毛燦、馬培原、阮自華、瞿式耜、黎遂球、鍾惺、鄭超宗、孔大德、周懋極等人均只引述過一次。

由於《炮莊》在蒐羅資料和引述他人作品時，考證工作未必精嚴，因此直接承襲了不少明代人書中既有的毛病，包括引述後代增益或刻意作偽的材料而非原始文獻。這裡僅以題為「歸曰」的條目為例，《炮莊》在收錄歸有光評語的時候，使用了《南華真經評注》一書。然而這部書中許多段落所冠的作者名出於偽造，假借歸有光與唐宋詩文大家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之名行之，藉以吸引讀者目光、增加銷售獲利。¹² 如劉辰翁《南華真經點校》於《莊子·繕性》云：「信行容體，說禮有味」，《南華真經評注》全鈔劉辰翁批語，卻云此段文字為歸有光所作。《炮莊》引述這段文字時仍作「歸曰」，¹³ 可見受到《南華真經評注》引敘不實的影響。

除了上述書籍外，《炮莊》沒有直接標明，但可能引用過的著作，有李光縉(1549-1623)的《南華膚解》。雖然《南華膚解》的全本今已不存，但《炮莊》引述李光縉文字有八條，很可能就是出自此書。黃洪憲(1541-1600)《莊子南華文髓》、陳懿典(1554-1638)《南華經精解》、《新鐫南華真經三注大全》也有引述許多李光縉的文字，但是據劉海濤考察，這三部書中作偽處甚多，往往將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的文字冠以李衷一之名，或者將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之語冠以焦竑之名，不可輕信。唯獨方以智《炮莊》與郭良翰《南華經蒼解》兩部書引用的李光縉文字，最有可能是《南華膚解》之原貌。¹⁴

除了這些線索比較明確的書籍外，《炮莊》引述的許多人物和晚明《莊子》評點作品頗多重複之處，比如郭象、王雱(1044-1076)、呂惠卿(1032-1111)、羅勉道、林希逸(1193-1271)、褚伯秀等人，他們的文字間出各書之間，各家在引述的同時又常會對原文作增刪改寫的工作，要判斷方以智親見原書還是抄錄自某些集成性質的作品，有相當大的困難度。此外，李贄雖然是名滿天下的評點家，並著有《莊子解》一書，但是《炮莊》中卻罕見其文。其中緣故，推測是由於方以智家族向來不欣賞李贄沖犯禮法的癡狂行徑。從方大鎮(1559-1629)、方孔炤(1590-1655)到方以智都曾嚴詞批判李贄，他們認為晚明學風空談妙悟、束書不觀、毀棄禮法的現象，李贄不僅是代表性的人物，更須擔負起敗壞世風的責任。¹⁵ 以此推測，雖

¹² 方勇已將《南華真經評注》作偽處一一考出，並製成圖表。見方勇，《莊子學史》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433-454。

¹³ 方以智，《藥地炮莊》，卷5，頁557。

¹⁴ 劉海濤，〈明代莊子學著述偽書相關問題考論〉，《中華文化論壇》，10（成都：2014），頁136-140。

¹⁵ 方氏家族憂慮晚明學風敗壞，不滿四無說流行造成王學末流的空談高論，將衝撞倫理規範的李贄視為負面人物的典型。方孔炤和方以智在《周易時論合編》中闡釋〈繫辭傳〉「小人而乘君子之

然方以智有可能讀過李贄的解《莊》作品，但仍不願多加引述。綜上所述，覺浪道盛和方以智在編撰《炮莊》的時候，仍然要考慮它可能和當時數量眾多的《莊子》評點作品和學術話語有關連。即使《炮莊》不曾引述過某些評《莊》之作，這些書籍還是可能成為《炮莊》編撰時參照的對象。

考察《炮莊》對晚明以降《莊子》注疏和評點書的廣泛引用，除了說明《炮莊》對過去評點體例的承襲痕跡，及其與晚明文人《莊》學的關聯之外，還有一項意義是揭示其中所應用到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¹⁶ 技巧。《炮莊》在批注中使用的各種引述、暗示、仿作、批評和遊戲語，促使文本與文本之間不斷的相互指涉，讓讀者在閱讀《炮莊》時必須隨時將過去的閱讀經驗提上心頭。辨識出過去閱讀的文本被《炮莊》引用，本身就是一種讀者閱讀時的樂趣。當讀者發現《炮莊》將不同來源的文本連繫起來並加以改寫、顛覆原本意義的同時，又將引起另一種新鮮的閱讀感受。這不但刺激讀者過去對《莊子》的閱讀經驗重新鮮活起來，又創造了同樣身為《莊子》讀者的方以智與其他讀者的對話空間。在觀賞、玩味《炮莊》批語的同時，讀者將重新反思自身的理解，接受新詮釋的挑戰，並提出自己的見解以加入對話場域。這種手法訴諸於晚明文人群體閱讀《莊子》的共同經驗，提升特定讀者群體的閱讀趣味，同時又讓《炮莊》成為一種更具開放性的文本，讓任何相關意見都可以容納進來，與更寬廣的現實世界發生連結。不過，由於晚明評點話語訴諸特定的閱讀經驗，不熟悉這種文化的讀者要進入對話圈就比較困難。透過《炮莊》引述文獻的考察，將提供讀者一個敲門磚，來釐清《炮莊》的後設閱讀和理解原則。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這段文字，便引述方大鎮《野同錄》批評李贄為奪、伐君子之器的盜賊，並主張：「溫陵之奪伐，標四无者招之也」，最終將帶來「階亂誨盜，悔亦无及」的結果。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0，〈繫辭上傳〉，頁 536。另外，《炮莊》也批評李贄：「官不稱意，憤激庸俗，偏宕潑漫有之。而後此效嘔，羣托隱怪，以罵名而捷轟矣。蓮池、鼓山掃之，所以炮藥」，認為李贄僅因宦途不順而憤世嫉俗，後人更刻意仿效他的聳動言行以博取大名。雲棲祿宏、永覺元賢都曾批判李贄，因而被《炮莊》引為論據。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上〉，頁 32。這不僅顯示出方以智承襲家學的痕跡，也凸顯出他對晚明學風反省、回應的結果。

¹⁶ 由於互文性被賦予過許多不同的定義，讓它成為一個定義含混不清的概念。因此，本文並不嚴格地依照特定理論家（如 Roland Barthes 或 Gérard Genette）的定義，而是較寬泛的把它理解為文本中攜帶著前人言語，並且是有意運用此一手法的現象。

三、《炮莊》的後設閱讀

在《炮莊》引述的各家評點當中，劉辰翁《南華真經點校》的地位相當特殊。《炮莊》的四名作者分別是覺浪道盛、方以智、吳應賓和陳丹衷。最先是由道盛撰成《莊子提正》並且標註《莊子》全文，再將書稿交給方以智完編。方以智取外祖吳應賓的《三一齋稿》附入《炮莊》，因此《炮莊》作者欄中有覺浪道盛「天界覺杖人評」、吳應賓「三一齋老人正」。《炮莊》引述兩人的文字最多，是順理成章之事。陳丹衷的文字相當稀少，重要性遠遠不及其他作者。四人以下，就屬劉辰翁和郭象被引用的次數最多。以郭象在《莊》學史上不可動搖的經典地位來看，《炮莊》無論同意或不同意郭象的哲學思想，勢必與他有所對話，因此被多次引述也是意料中事。相較之下，劉辰翁的文字出現次數超越郭象，成為覺浪道盛、吳應賓以下的第三人，更值得我們留意。

劉辰翁經常被譽為評點史上的第一位大家。現存劉辰翁的評點作品有十餘部，以詩歌為主，兼及《史記》、《漢書》、《老子》、《莊子》、《列子》、《世說新語》。他的評點貫串著文學的眼光，《世說新語》評點更被譽為第一部小說評點之作，¹⁷ 明清的評點風氣受它的影響相當深遠。劉辰翁不僅評點本文，還會連同注解一起閱讀。楊玉成認為這一種「閱讀的閱讀，詮釋的詮釋，涉及後設批評（批評的批評）許多有趣的課題。」¹⁸ 進一步說，和劉辰翁具體的文學主張相比，由他開創出來的後設閱讀更具有啟發性與影響力。從這個角度來觀察《炮莊》，可以發現它大量的應用後設閱讀的方法。《炮莊》頻繁的引述劉辰翁之語，極有可能受到他的閱讀技巧影響。需要注意的是，劉辰翁對後代評點的影響深遠，他的許多手法也在歷代各家作品中出現，所以我們不能單憑《炮莊》與劉辰翁評點的雷同之處，就斷定兩者有互相承繼的關係。倒不如說劉辰翁是一個很好的引導，讓我們能夠藉著他更深入的討論《炮莊》的評點面向。

¹⁷ 也有學者對這個說法提出商榷。如丁豫龍對劉辰翁《世說》評點的元刻本之真偽、年代和批注作詳細考辨，釐清劉應登、劉辰翁批語相混的狀況，並且提出明代學者多未曾目睹原書，且對劉評褒貶不一，故「評點之祖」的稱號不應被濫用。丁豫龍，〈《世說新語》劉辰翁評點研究——中國小說評點之祖的商榷〉，《成大中文學報》，44（臺南：2014），頁 207-254。

¹⁸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國文學誌》，3（彰化：1996），頁 201。

在閱讀《莊子》的基本態度上，方以智就不約而同地發表過和劉辰翁類似的言論。《世說新語·文學篇》：「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這代表一種任心快意、得意忘言，不苦心力索字面意義，而直覺性的取其與自己心意相合之處加以清談的典型。劉辰翁批語曰：「自是讀《莊子》法。」¹⁹ 這種閱讀《莊子》的態度，會導致劉辰翁不重視文義訓詁，更不會仿效索隱派的作法，將《莊子》書中出現的人、物、時、地和現實中的事物配對起來。他說：「觀書大略如《莊子》，由不可以訓詁理，……其言扶疏，其字錯落重出，初非有意，亦非無謂者，故其所以為奇也」，²⁰ 又云：「解《莊子》之法，一句兩句未喻皆無害」，²¹ 「語便欲活，亦使人不能問其字義，意自悠然」。²² 他看中的是當下直覺的感受性，因而對待文字的態度相當靈活。

無獨有偶，方以智在〈炮莊小引〉也談到庾子嵩的典故：「子嵩開卷一尺便放，何乃暗醞三十年而復沾沾此耶？」²³ 可見方以智原先閱讀《莊子》的態度，和庾子嵩、劉辰翁類似，所以他必須先自我辯解一番，解釋他是受師父覺浪道盛的託付，才會為《莊子》編撰一書。方以智〈向子期與郭子玄書〉云：「《莊子》者，可參而不可詁者也，以詁行，則漆園之天蔽矣」，²⁴ 又云：「世之以《莊子》解莊子者，非知莊子者也。」²⁵ 方以智把《莊子》文字當成參悟的對象，訴諸不可思議的體悟，而反對倚賴文字訓詁對文義所作的訓解，這種對待文字的態度，讓他得以不受文義的限制，自由自在的將閱讀《莊子》轉變為心領神會的活動，並擷取《莊子》與自己心意共鳴之處。不過，方以智雖然認為用訓詁文義的方法解《莊》不能讓人契入《莊子》的真正意旨，他還要再進一步說：「〔莊子〕雖不可詁，何礙乎詁？」²⁶ 方以智在此把焦點轉移到了評點作品的後設特性上。假如一般人解《莊》的手法，是考證《莊子》的文字、為《莊子》下注解；劉辰翁的態度就是脫略注解，取其心得；而方以智的態度則是閱讀之上可以再加閱讀，評點之後可以再加評點，針對評點的評點還可以再作批評。舉例來看，他寫出〈向子期

¹⁹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劉強會評，《世說新語會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頁117。

²⁰ 劉辰翁，《莊子南華真經點校》，《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駢拇〉，頁183。

²¹ 同前引，〈在宥〉，頁229。

²² 同前引，頁212。

²³ 方以智，《藥地炮莊》，頁17。

²⁴ 同前引，〈總論下〉，頁107。

²⁵ 同前引，頁109。

²⁶ 同前引，頁111。

與郭子玄書〉，將前人對《莊子》的注解批評一遍，還要在《炮莊》的上欄中對自己的文章另加眉批。下欄的〈向子期與郭子玄書〉云：「《莊子》者，殆《易》之風而《中庸》之魂乎！」上欄眉批則引述黃虞稷 (1629-1691) 的批語反問讀者：「誰開此眼？」然後再對黃虞稷的批語補一句：「然我更要問他：『轉風招魂，四維上下都偏矣，畢竟在甚麼處？』」²⁷ 方以智的眉批經常引述各家評點，再對各家評點作出批評，又對自己的言論加以批評，然後反問讀者作何感想？透過大量引述各家文字和眉批的運用，方以智創造出一種多層次的閱讀型態，邏輯上他可以繼續創造無限多層次的評語出來。這種作法與一般的評點作品差異很大，是方以智刻意為之的結果。讀者被要求具備高水平的思辨能力，可以分辨出《炮莊》羅列各家評語所創造出的複雜層次，又不會糾結在不同立場的敘述中，而是超越一切評述的立場來「合觀」眾說、「平心」讀之。

不斷後設的評點，如果暗示著閱讀有一終極目標，指向某種不可說、不可思議的悟，那麼創造出前面這麼多層次的閱讀又有什麼意義呢？在劉辰翁的評點中有一種「不可解」和「不可注」的概念。楊玉成認為這種「不可解」並不是一種缺憾，而是根據「某種文本的不可讀性 (unreadability)」，注定只能作出創造性的詮釋。劉辰翁從注解失敗的地方開始，結果『不可解』不僅不是缺憾，反而翻轉為一種積極的詮釋策略」。²⁸ 類似的「不可解」概念，在《炮莊》中也曾出現。《炮莊》評〈至樂〉時引覺浪道盛批語云：「此中亦別有一種不可解處，是彼之妙解也。」²⁹ 評〈胠篋〉時又說：「只如此篇，空引許多痴漢，猶謂假皮障天、權哄過日，又豈知莊子特地打嫺，申明此不可解之連環，挂一張窩家緝捕之告示耶？」³⁰ 不可解者，是《莊子》書中那些邏輯顛倒、情節怪異而不合常理的文字，如果以合乎常理的詮釋強加在《莊子》上，反而會失去《莊子》的真義。因此，超越名言的陷阱才能得到妙解之所在，並且不迷失在不斷後設評論的迴圈裡。不過，方以智認為《莊子》雖然有不可解、不可詰的特性，也不妨礙才人名士解之、詰之，反而各家之解都能成為閱讀《莊子》時的助力。訓釋《莊子》的活動可以被視為疑情未破時將心思投注在《莊子》之上的必然歷程。讀者依據各種立場評述同一個不可解的《莊子》，這些立場和不同的訓解之間彼此或許有矛盾，但是與《莊子》的妙解不會產生矛盾，反而是被包含在其中。而關鍵則在於一個高水平的讀者，即使一開始陷入

²⁷ 同前引，頁 111-112。

²⁸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頁 206。

²⁹ 方以智，《藥地炮莊》，卷 6，頁 598。

³⁰ 同前引，卷 4，頁 466。

文字的障蔽，但在各家文字的反覆折衝間，最終超越解之、詁之的層次而獲致妙解。方以智云：「平心乃能精一，折攝乃能深參。倘信不及，不妨以疑凝之。」³¹ 超越一切評述立場之後，才能公正平等的對待一切立場的說法。在此，方以智把多層次的閱讀活動視為禪宗參公案的修行隱喻，閱讀本身就是一種參悟的過程，因此提倡「精一」和「深參」。在尚未參透前，讀者不妨提起疑情，等待開悟的那一刻到來。

對於尚未參悟的讀者來說，後設閱讀是一條幫助他們開悟的途徑。這一點，《炮莊》的書名便已開宗明義為讀者點出來了。炮莊的「炮」字，取醫家炮製藥物之意，目的是將《莊子》製成醫治世間之病的良藥。由於方以智對中醫頗有心得，所以在此融入了許多中醫對藥物特性的觀念。對醫生來說，每種藥物的特性無論是溫涼寒熱，其使用方式都要視病人屬於寒症或熱症，以便對症下藥。庸醫用藥錯誤比不用藥更糟糕，而誤服藥物的副作用和誤食毒藥一樣。方以智認為戰國時代人們迷失在功利慾望中，莊子出於激憤所撰寫的書籍，是幫助陷溺在利慾膠漆盆中的人醒悟的一帖清涼劑。明末清初一樣是邪說橫行、人心陷溺的時代，因此《炮莊》同樣是以毒攻毒、以藥救藥的一劑良方。竹菴大成〈讀炮莊題辭〉云：「藥地主人不知何時窺見神農皇帝齧百草的消息，集諸襍雜毒，到處試人」，³² 文德翼〈補堂炮莊序〉亦云《炮莊》一書用「以毒治毒之法，而非炮則藥不為功。……蓋醫能醫病，藥地能醫醫，是曰醫王。」³³ 由於人們已經被當時大量的學說影響了，方以智只好蒐羅各家學說，重新炮製，以便消除這些學說產生的副作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評點的體裁是很有利的選擇。因為評點本身所蘊藏的後設閱讀特性，能讓他更方便的烹炮百家學說，並邀請讀者參與到閱讀評判的活動當中。不過，到最後連以藥救藥的手段都還要拋下，《莊子》可參而不可詁，唯有訴諸參悟的不可思議境界，才能超越一切立場不同的各家學說。故晦山戒顯〈炮莊序〉云《炮莊》將「能作除病利益者，漁獵殆盡。……雖然《莊》則炮矣，誰其炮炮？炮之一字洗脫不下，猶是癡人前說夢。」³⁴

另外，《炮莊》中許多令人疑惑不解的一字評語，也來自於評點的傳統。《炮莊》的眉批經常用「愚者曰：拙」這樣類型的批語作結尾，拙也可以改成各式各樣一個字的短促批語。這些一字批語包括：「拙」、「噫」、「參」、「笑」、

³¹ 同前引，〈總論中〉，頁 69。

³² 同前引，頁 13。

³³ 同前引，頁 7-8。

³⁴ 同前引，頁 16。

「渾」、「厭」、「確」、「哭」、「遊」、「叱」、「撻」、「商」、「錯」、「餽」、「芒」、「鮮」、「破」、「醜」、「覆」、「曠」、「曝」、「壘」、「傷」。有時候批語是兩三個字，如「凜然」、「俊哉」、「悲夫」、「深深」、「哀哀」、「參參」、「可參」、「請參」、「蒼天」、「不知」、「將無」、「一笑」、「曠否」、「咩咩」、「苦哉」、「妙妙」、「呵呵」、「因是已」、「避不得」、「少賣弄」、「庸詎知」、「再看看」、「愚故寓」等等。這些批語有時候與《莊子》內文有關，有時候與批語引述的文字有關，也有時候與兩者都不相關。楊玉成把這種一字、兩字的評語稱為「語言的斷片」。劉辰翁經常使用這種片言隻語，它們來自於詩評摘句的傳統，由於語言短小，很適合用來抒發讀者當下的情感。像是「好！」、「高！」、「妙！」、「奇！」、「嫩」、「可笑」、「無味」、「可愛」之類的評語，後來就變成文學評點中的套語。這是一種毫無來由，脫離上下文脈的零碎語言。楊玉成認為這種「短小輕薄」的傾向，和市民文化的興起有關，指向一種無深度的、只重視表面價值和可讀性的偏好。³⁵《炮莊》運用一字批語的時候，有時的確是單純在抒發情感，或是下一個直觀的判斷，比如「噫」、「悲夫」、「苦哉」、「俊哉」、「呵呵」、「哀哀」、「一笑」、「妙妙」等。但方以智絕非追求短小輕薄的閱讀趣味，他的批語每一句都夾帶好幾重的典故，他經常化用意義難以索解的禪宗公案為話頭，用字又幾乎都有先秦兩漢經典的來歷。這些典故和詞彙異常的艱澀冷僻，令人難以卒讀。這些評語含有著厚重的文化底蘊，沒有廣博的經史知識，絕不可能讀懂。再者，即使是當時讀者熟悉的經典文獻，方以智在引述時也要把字句濃縮到接近四字、五字韻文的程度。被改頭換面後的引文，經常難以辨認原始的出處和涵義。因此，即使方以智和其他點評之作同樣使用了這類斷片性的語言，其使用方式仍然不同。

方以智透過兩種方法改造一字評語的意義。其一是增加用字的困難度，例如「曠」、「曝」、「壘」、「撻」、「餽」、「芒」這些字眼，往往來自於《莊子》及其他先秦兩漢的古籍，若不透過字書的訓釋，其實際涵義相當難以理解，故逼迫讀者在字詞的訓釋上作更縝密的思考。這些詞語的使用，是方以智苦心經營的成果，他在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子上增加閱讀的困難度和厚重感，毋寧說是在創造一種詭怪、艱澀的語言，邀請有才華、有學養的讀者來破解謎題。其二則是在評價性的語言外，又摻入了命令句式，包含邀請讀者一同「參」、「遊」，或者對《莊子》原文與各家評點作「渾」、「覆」、「壘」、「再看看」等動作。這種動態性

³⁵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頁 227。

的語言，使讀者與文本之間形成不斷交互作用的關係，莊子和眾家述評就像哲學家們同在雅典學院彼此辯詰，讀者投身到這個眾聲喧嘩的場域，在辯詰過程中使得內心發生轉變，《莊子》的妙解則是內心轉化的最終歸趨。同樣的，這裡面仍隱喻了參禪的意味。本文只希望指出，方以智在短評中放置了相當豐富的意義，這些意義無法用簡單的定義解釋清楚；它們也是閱讀活動的邀請，讀者必須親自投入、參與其中，而非靜態的冷眼旁觀。

四、奇與怪：《炮莊》與晚明讀者的期待視野

追求「奇」與「怪」是晚明文化的一項特徵。在這股風潮中，傳統經典作品的地位和閱讀方式受到了挑戰，通俗小說、奇書、才子書等原本處在邊緣地位的作品躍入讀者視野，不但作者與讀者的主從關係被改變，新的作品風格、新的價值標準也滲入閱讀經驗當中。不少論者都以李贄、金聖嘆對通俗小說的評點為例，說明晚明的文學批評反映出一種對非主流文本的關注，展露出強烈的讀者意識，進而翻轉古今雅俗的疆界，重構出一種新的經典意義。³⁶ 讀者不但有意識的追求新奇、奇怪的作品，評點者由此著眼，務必推陳出新，滿足讀者的口味，有時也可從中獲得可觀的利潤。這種求奇求怪的讀者口味，可說是晚明評點讀者的一種期待視野 (horizon of expectation)。³⁷ 這種期待視野不免來自於特定時代和讀者群體的生活經驗，同時又包含在更大的文化脈絡之中。若能理解這些讀者所依賴的閱讀習慣，對於現代讀者理解晚明評點將有莫大的助益。尤其是《炮莊》，由於現代以哲學為主要著眼點的研究視野，與評點讀者的預期視野相差頗大，若要正確的認識《炮莊》，對兩種視野的理解均不可或缺。這兩種視野並不相互排斥，相反的，評點式視野對哲學性讀者造成的陌生感和理解距離，反而更能刺激兩種視野融合之後對

³⁶ 參楊玉成，〈啟蒙與暴力——李卓吾與文學評點〉，收入蔡英俊等編，《臺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二》（臺北：五南圖書，2007），頁 931-935；高禎臨，〈金批《第六才子書西廂記》的經典重建過程〉，《淡江中文學報》，32（臺北：2015），頁 111-150。

³⁷ 堯斯 (Hans Robert Jauss) 的接受美學理論認為，讀者從過去閱讀經驗中熟悉的作品形式與主題中，揉和個人的種種經驗、趣味、文化素養而產生對文學作品的欣賞期待。作品越符合讀者的期待，接受程度就越高；但新的文本，尤其是超越此時代的文本和讀者的期待視野不一致時，將形成一定的審美距離，讀者或將否定熟悉的經驗、或將新的閱讀經驗提高到意識層次，造成「視野的變化」。因此，期待視野也在歷時性的過程中不斷改變、修正與再生產。見堯斯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頁 1-271。

《炮莊》產生的新理解。

晚明讀者對奇與怪的期待視野，在文類上表現為「奇書」與「才子書」的評點愛好。除了各種通俗小說之外，《莊子》也在眾多奇書之列。比如陳忱（1615-1670）在《水滸後傳》中自評其書「名言成串，觸處為奇」，兼具《南華》、《西廂》、《楞嚴》、《離騷》「四大奇書之長」。³⁸ 在陳忱的說法中，《莊子》和小說、佛經、辭賦都可以是奇書。晚明這種「四大奇書」的稱號已經相當流行，當時的文人經常把各種奇書並提，如譚元春〈遇莊序〉云：「文理潦倒，《莊》、《騷》同思」；³⁹ 袁宏道則用一種略帶諧謔感的遊戲口吻，評選出詩酒風流的文人「飲徒」必讀的書籍，以《蒙莊》、《離騷》、《史記》、《漢書》、《世說》等書為「外典」，而《金瓶梅》、《水滸傳》等通俗小說為「逸典」。⁴⁰ 至於金聖嘆把《莊子》與《史記》、《離騷》、《水滸傳》、《西廂記》、杜甫詩評選為「六才子書」，⁴¹ 這個說法更廣為人知。⁴²

奇書或才子書並不是能夠被嚴格定義的文體，⁴³ 然而晚明的讀者和評點家確實認為這類書籍具有某些共通特性。譚帆曾嘗試為奇書做出基本的定義，他認為古代的「奇書」意味著：（一）內容精深、奇特、怪異，令常人難以卒解之書；（二）內容豐贍，流傳稀少之好書；（三）書寫文字頗為怪異之書。奇書和才子書「是當時的文人士大夫為提升通俗小說的文化品味和強化通俗小說的文人性而作出的理論闡釋與評判。」奇書重視的是作家與作品的獨創性，特別強調情感的寄寓意

³⁸ 陳忱，〈《水滸後傳》序〉，收入里仁書局輯，《水滸資料彙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卷1，頁62。

³⁹ 譚元春，《莊子南華真經評》，《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第27冊，頁21。

⁴⁰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48，《觴政》，〈十之掌故〉，頁1419。

⁴¹ 金聖嘆：「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夫而後知古人作書，真非苟且者也。」金人瑞，〈《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一〉，收入里仁書局輯，《水滸資料彙編》，卷1，頁24。

⁴² 金聖嘆的評價恰好顛倒了傳統中把儒家經典置於最高地位，而諸子百家、佛道典籍、通俗小說為邊緣文本的看法。他多次表示：「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而所謂的精嚴，指「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金人瑞，〈《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三〉，收入里仁書局輯，《水滸資料彙編》，卷1，頁27。無論《水滸傳》或者《莊子》、《史記》，同樣是作法精嚴、具大手眼的才子之作。

⁴³ 如趙景瑜認為奇書是一種褒稱，意味著這部書「題材新穎，技巧高超，意義深刻，能像磁鐵一般地吸引著歷代讀者」，然而這種定義太過寬泛，因此金聖嘆「把小說、戲曲作品與《莊子》、《史記》等相提並論，……不論子史詩賦一攬子列在一處，顯得過分籠統，也不容易比出優劣。」趙景瑜，〈關於「奇書」和「才子書」〉，《山西大學學報》，2（太原：1986），頁50、54。

識，並且為通俗小說增添文人的特性。⁴⁴ 浦安迪 (Andrew H. Plaks) 則較為重視奇書的文人創作性。他認為奇書往往被認為是懷才不遇的高人之作，亦即才子之書。它們不僅只內容和筆法奇絕，也是一種具有共同美學原則的敘事文體，反映出明清文人的審美品味與閱讀樂趣。⁴⁵

對本文來說，探討奇書的文類意義，目的是反映晚明讀者閱讀《莊子》時所持的期待視野。《莊子》本非通俗小說，但是它的文學性極強，除了行文用字的陌生、怪異和變化多端外，其善於寓言、詭托事端的敘事技巧，也是文人長久以來都有意識到的敘事傳統。⁴⁶ 評點家將《莊子》歸類在奇書之內，用意是將子書的敘事技巧類比到通俗小說和戲曲上，一方面提升通俗文類的地位，另一方面將這些書籍構成與正經、正史相對的一組作品，倒轉了傳統上經史作品價值高於文藝作品的關係。此時文本的奇與怪不再是帶有貶意的詞語，反而是一種值得刻意追求的審美趣味，甚至更能從中反映人生、刻劃真實的人性。《莊子》卓爾獨特的哲學觀點能給予讀者新鮮的思想刺激，於是一反過去離經叛道、絕聖棄智的異端形象，同樣成為讀者優游品賞的對象。《莊子》和儒家思想的關係因此起了顛覆性的轉變，這種轉變並非一朝一夕所致，也不能說是一人一時的孤明獨發，而應該置於整個晚明文化思潮的脈絡中加以理解。

《莊子》之怪受到明代文人歡迎，這種風氣始自後七子掀起的蒐奇獵豔之風。潘之恆云：「嘉、萬間，三大師比間長干，而老莊盛行于世。先是歷下〔李攀龍〕、婁東〔王世貞〕、洪中〔汪道昆〕諸公皆以著作顯競，蒐奇獵豔於漆園。」⁴⁷ 隨著後七子向《莊子》取經，形成了晚明《莊子》評點數十年的興盛局面，一直持續至清初而始衰。在這段期間，各種《莊子》的評注多達二百餘種，而評論《莊子》文法、章法、句法以及用字之奇，是這段期間對《莊子》接受的一大特色。⁴⁸

⁴⁴ 譚帆，〈「奇書」與「才子書」——對明末清初小說史上一種文化現象的解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5.6（上海：2003），頁95-102。

⁴⁵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23。

⁴⁶ 如李志宏曾指出，在「通俗小說」還沒有被胡適、魯迅、鄭振鐸建構成獨立的「俗文學」文類之前，明清文人理解中的奇書和史部、子部書籍中的敘事傳統淵源還更為深厚。李志宏也正是從奇書與史傳的關係著手，提出「演義」作為明代小說四大奇書的文體屬性。見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

⁴⁷ 釋僧悅，《堯山藏草》，《禪門逸書初編》第7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卷2，潘之恆〈道德頌序〉，頁16。

⁴⁸ 參劉海濤、謝謙，〈明代莊子接受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19（成都：2009），頁185。該文依照時間順序，將正德、嘉靖時期和隆慶、萬曆時期分開，前一時代《莊子》評點多半以儒學解釋莊子，風格從依傍前人著作逐漸轉向獨立發揮新理論，以高允叔

《莊子·天下》云：「〔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⁴⁹ 這一點成為評點家熱愛發揮的特色。在《炮莊》所引述過的評點家當中，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評述〈至樂篇〉，認為莊子擅長玩弄文字，「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看不破也。」⁵⁰ 陸西星評論《莊子·齊物論》「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夢」時，認為莊子寫出各種夢中之夢、大迷與大覺，都「如觀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卻是至怪，故其言也名為弔詭」，⁵¹ 也點出了莊子之怪的特色。

方以智不但有意識到晚明讀者對奇與怪的期待，也在評點內突出了《莊子》的奇與怪。《炮莊》引述公安派文人李騰芳《說莊》⁵² 之言曰：「《莊子》之說亦直寄焉，故是一奇書。」⁵³ 方以智亦於〈齊物論〉開頭眉批云莊子寓言中的：「養虎、解牛，祇為狙公作怪」，又對猿猴朝三暮四的寓言批云：「〔莊子〕莫是厭迂好奇，創此翻字法門，鼓舞蔬水耶！」⁵⁴ 於〈人間世〉評語中引陳丹衷云：「〈游俠〉、〈貨殖〉，且覓偏詞奇樂」，以及左藏一語：「子長腐刑，越發好奇取樂。」⁵⁵ 於〈逍遙遊總炮〉中列舉〈逍遙遊〉一篇中出現的鯤鵬、蜩鳩，犛牛、偃鼠，鷓鴣、蟋蟀，大椿、瓠樗，冰雪、河漢，晦朔、春秋等物，云其「忽而怒，忽而笑，代錯無窮。培風乘雲，從天視下，豈不怪哉？」又於此段文字上欄之

《郭子翼莊》、楊慎《莊子解》、朱得之《莊子通義》等為代表，同時他們已經開始闡釋《莊子》的用字、修辭、章法；後一時期延續同樣的發展趨勢，書籍數量暴增，逾兩百種之多，並更廣泛的將佛教、道教的內容摻入《莊子》評點中。《炮莊》為後出之作，並大量引用這兩個時期的莊子評點，可說其選材和內容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此外，從內容上看，《炮莊》運用禪宗典籍來闡釋《莊子》，並直接將憨山德清的〈觀老莊影響論〉置於書前總論，則可說是延續了隆慶、萬曆以降的評點風氣。然而在遣詞用字、章法結構上，《炮莊》僅有綜論性的敘述，因為《炮莊》編纂的用意並不是單純為了賞析文藝創作。就此而言，《炮莊》的編撰動機仍與之前的作品有所分別。

⁴⁹ 方以智，《藥地炮莊》，卷9，頁859。

⁵⁰ 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初編》第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19，頁675。

⁵¹ 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第7冊，虛字集卷之一下，頁120。

⁵² 公安三袁和陶望齡、陶爽齡、黃輝、潘士藻等人在北京崇國寺舉辦蒲桃社，以參禪習淨為務，李騰芳也在其中。袁宏道在社集期間撰寫《廣莊》，袁中道作《導莊》；陶望齡亦著有《解莊》，李騰芳則著《說莊》，彼此之文學主張以及對《莊》學之興趣均相近。關於公安派結社活動，參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公安派結社考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⁵³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上〉，頁41。

⁵⁴ 同前引，卷1，頁216。

⁵⁵ 同前引，卷2，頁284、285。

眉批云：「若有一個聞之怪、求之喪者，我便請坐大樹下，呼出藐姑射來，貼體供養。」⁵⁶ 此外，方以智又極言《莊子》文字之怪與詭譎，提醒讀者不能以正經嚴肅的態度來欣賞：

開手生風，怒號作怪，少不得夢此怪環、提此怪刀、接此怪輿、變此怪貌、藏此怪舟、逃此怪壺。相緣弄眼出神，怪猶不了，不如且掃土堦，權教洗耳。……《莊》不可莊，旦暮遇者勿怪。⁵⁷

《炮莊》內充斥著怪字，諸如「隱怪」、「作怪」、「志怪」、「勿怪」、「奇怪」、「不怪」、「妖怪」、「大驚小怪」、「無怪」、「幻怪」、「怪石」等等，在〈德充符〉中又批語笑曰：「莊叟拈提一絡索痠殘疾的怪漢，使之放光動地」，⁵⁸ 凡《莊子》書中出現的文字無不是怪。這些奇怪之物和怪異的文風，其內容未必皆出於虛構，但是它們以一種不合乎日常經驗的陌生面貌出現，帶給讀者各種不尋常的驚恐、駭異、不適、懷疑和難以理解之感。此時莊重、典雅、正經的閱讀標準不再適用，因為《莊子》的真實用意，就隱藏在怪異文字刺激出的疑怪之感中。讀者需要藉由懷疑、驚怪的閱讀經驗，才能有所領略。

那麼，讀者應該如何領略莊子的用心呢？《炮莊》在眉批中給予讀者許多提示。首先，讀者應該明白虛構敘事和實錄記載同樣有表達作者用心的效果。《炮莊》批語引述杜牧稱讚李賀詩歌之語，謂：「『鯨吐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且以搔子休之癢」，備言李賀詩中虛妄荒誕的文字雖多，其中卻有真實者存。李賀如此，《莊子》亦然。《炮莊》接著引述陸西星所言：「〔莊叟〕句句是實，非過為夸誕者」，並且反問讀者「何以見得？」⁵⁹ 這是有意識地在引導讀者思考《莊子》如何以虛筆描寫實情。〈總論上〉又引述司馬遷《史記》云：「〔莊周〕著書率寓言，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恍洋自恣以適己」，方以智批語云：「子長以實事殺活自適，子休以虛言剝削自適，都是傷心人，所以一語道破。」⁶⁰ 因此，方以智認為《莊子》的虛構寓言和《史記》的記載史事，同樣透關的表達出真實的人生感受。由於兩名作者都是「傷心

⁵⁶ 同前引，〈總論下〉，頁 130、131。

⁵⁷ 同前引，卷 1，頁 153-155。

⁵⁸ 同前引，卷 2，頁 333。

⁵⁹ 同前引，卷 9，頁 859-860。

⁶⁰ 同前引，〈總論上〉，頁 1。

人」，故能「一語道破」種種世態人情。

其次則應觀察作者的行徑，穿透幻怪的文字表象。《炮莊》談到《莊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的語言風格時，曾經自問，讀者閱讀《莊子》虛構的文字時，能不能正確解讀而不至於產生錯誤的理解？方以智云：「莊子寓言，能免賺誤耶？只見古人之言，不見古人行徑，賺誤固矣。」⁶¹ 成為善讀《莊子》的讀者絕非易事。如果讀者執迷於字面意義，對莊子和司馬遷人生經驗和言行實踐缺乏同理的認識，很容易誤解其中所寄託的言外之意。善解的讀者理應能夠破解奇幻的文字迷障，避免像鸚鵡學舌一樣，僅能複述《莊子》、《史記》的文字，而無法真正企及兩者的精神高度。但方以智仍然相信善於體會的讀者，能夠不受幻設文字的障礙，領略到作者的真實用心。

《炮莊》評點指出《莊子》之怪不僅是為了滿足讀者的期待，而是有目的性的。方以智習慣將好奇作怪的讀者稱為才士、偏才、畸人，用以和尋常的凡庸之人相對。⁶² 有才之人追求新知、鄙棄庸常，無法自甘平淡，於是表現出傲世、棄世、陵越禮法的言詞行徑。由於才士有任情縱性的毛病，《炮莊》專門針對這些才士的性格，以《莊子》之奇文吸引他們，並期待在閱讀《炮莊》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將他們導回禮法名教的正途之上。由此看來，方以智對才士追求的奇與怪有所反省，也讓奇怪的風格帶有吸引讀者、引導讀者意向的正面功能。

方以智固然鄙棄那些拘守舊轍、頑固不化之輩，但又將才士的性格形容成「偏勝」、「偏才」，而以聖人代表的中庸之道為最高境界。他在〈惠子與莊子書〉云：「眾人苟用，君子正用，聖人皆用皆不用，畸人唯鑿無用之用，而不顧天下有用之用。」⁶³ 這裡指出了三種層次的讀者。畸人是追求奇怪的才士，其地位高於眾人，但又低於聖人。畸人和君子一從正面肯定用、一從反面否定用，形成一正一反的關係，但其地位並無明顯高下。在這種讀者層次的區分中，方以智暴露了自己編纂《炮莊》的目的是引導最低層次的眾人，以及中間層次的君子和畸人，開始追求最高層次的聖人之道。他在《東西均·奇庸》說：

⁶¹ 同前引，卷 8，頁 767-768。

⁶² 如方以智〈惠子與莊子書〉：「凡士安于不知，而才士求知」。同前引，〈總論下〉，頁 118。
〈齊物論〉引方中通眉批云：「賢者責人無己，畸才作怪不止」，和「庸夫鄙倍成山，後學惰傲滿市」相對。同前引，卷 2，頁 218。

⁶³ 同前引，〈總論下〉，頁 120。

始而玄者掃其義，義者曰吾守吾庸；已而玄者以奇高庸，庸者亦好奇以相高。又安知人之習奇為庸，其至庸者實至奇乎？舍〔捨〕庸而好奇者，好奇之奇，猶矢溺也。……好奇者又不自知其所以庸即所以奇也，而好言人之所不能言，知人之所不能知，以為奪人之良、窮人之技莫我若。若者，適自遁於鬼魅〔魅〕，驚愚民耳。⁶⁴

在此方以智以庸、奇、至奇區分讀者的三種層次。庸指的是平凡、庸常，而非帶有貶意的愚昧庸下。自從有才之士追求玄奇，開始貶抑庸常；庸常之人也開始競逐新奇，以便相互爭勝。方以智批評這種追求玄奇的風尚，認為「至奇」不過是至為平凡之事，如同日月之東升西落、四季之代錯交替，只是被好奇之士刻意忽略而已。如果放任這種好奇之風增長，無論庸者、才士都將競逐爭勝，以各種放肆之語驚駭常民，因此必須加以化導。

由於好奇的才士才識均高，用一般的方法無法勸服他們，所以《莊子》才成為覺浪道盛和方以智烹炮評點的最佳對象。因為《莊子》的怪奇之風早就為晚明讀者所認識和接納，而莊子的高深思想也具備化導人心的功用，身為才士的晚明讀者不願接受僵固的道德勸諭，但能接受莊子非同凡響的表述方式。覺浪道盛和方以智便是要透過評點《莊子》，將「至庸者實至奇」之道放進書中，以轉化才士之心。因此覺浪道盛云《莊子》之文：

有主、有賓、有權、有實，至于縱橫殺活，隱顯正奇，放肆詭誕，嘻笑怒罵，直指天真，曲示密意，其為移出人心之天，豈可以常情臆見領畧之耶？……天下沉濁，不可莊語，為此無端崖以移之，使天下疑怪以自得之。⁶⁵

寫出這種奇怪的文風，目的是打破讀者的「常情臆見」，去接受過去不能接受之事。覺浪道盛藉著《莊子》語言之奇為媒介，試圖將讀者導向思想之奇的探究。覺浪道盛在閱讀《莊子》的過程中寄寓了一層參禪的意義，讓讀者不僅能夠以奇怪打破庸常，更能進一步超越奇怪，參悟「至庸者實至奇」的化境。《炮莊》運用評點體裁創造一種近於參禪的閱讀體驗，試圖為讀者的意識轉化創造條件，這層用意於

⁶⁴ 方以智著，龐樸注，《東西均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132。

⁶⁵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中〉，頁62-63。

其他評點作品中極其罕見。因此，下文將對《炮莊》如何在評點中寄託了參禪文本的意義略作分析，突顯奇怪文風所帶給讀者的妙悟，在文學性之外同時兼具思想性的雙重意義。

上段引文中諸如「賓主」、「權實」、「縱橫殺活」、「直指」、「密意」這類字眼，無不是禪門中的熟語。覺浪道盛將參禪的話語引入《莊子》中，其意義是將《莊子》怪異的語言和哲學當成禪的文本，刺激讀者在閱讀時達到意識的翻新，破除過往的執著。被才智之士所厭惡的道德教條和陳腐文字，可謂使人的存在異化、禁錮意志自由的牢籠，而《莊子》詼詼譎怪風格恰好是打破這層牢籠的金剛寶劍。由此可見，晚明才士愛好《莊子》自有其推陳出新之追求，而《莊子》之流行在對治存在異化這點上功不可沒。但《炮莊》又認為至奇其實就是至庸，覺悟者不會刻意的反抗既有的倫理道德，他們即使隨順既定的倫理準則，表現出與一般常人無異的言行舉止，也與一般常人受慣性和習俗所拘束的狀態不同，而是在平凡的言行舉止中活出絕對自由、逍遙的境界。

覺浪道盛的論述已經提示了《炮莊》提供讀者藉《莊子》參禪的意義。然而《炮莊》的奇怪文風為何能夠引導讀者進入參禪的行列，並獲得覺悟的契機？若以禪宗思想作為對照，《炮莊》的奇怪風格至少在兩重意義上具有參禪文本的特質。首先，《炮莊》藉用不斷後設批評的閱讀方式，創造出多層次、多元立場相互辯詰的論述場域。表面上看似矛盾、對立的主張同時被收納在《炮莊》中，彼此針鋒相對，這種編纂結構類似於禪宗文獻中，祖師們不斷拈提古德公案，並以拈古、頌古、代別、評唱、偈語等形式，對古代公案不斷疊加新的評述，藉此引導參禪者領悟公案中所蘊藏的禪法。這些評唱的內容，充斥著禪門常見的矛盾語、無義語，或者風馬牛不相及的天外飛來一筆。當第一位禪師用批判、譏諷、嘲弄的語氣評唱原本的古德公案，下一位禪師又可以全盤否定上一位禪師的評唱。他們否定式的語言並不必然意味著負面的批判，而可以是刻意創造邏輯矛盾的情境，破壞參禪者對語言的執著及對任何哲學立場和既定權威的依附心態，最終導向覺悟之路。由於禪宗認為覺悟必須當下直指本心，對於語言和義學的功能抱持深刻懷疑，因此創造出一種特殊的雙遣語言，刻意表達一種既非有亦非無、既非是亦非非的邏輯困境，來破壞一般人對語言邏輯的依賴性。用一般的邏輯思考，就會掉進公案評唱所設計的語言陷阱，唯有覺悟諸法實相，才能超越語言和思維的有限性，從困境中解脫而出。依周裕楷說，禪宗根本上是以文字為媒介消解了文字的意義，「解構語言，解構思想，解構所有的參禪手段」，解構「一切社會賦予人的意義和目的」，帶領參禪人

「走向前語言狀態」，「恢復人的本真存在狀態」。⁶⁶《炮莊》認為《莊子》和禪宗操作語言目標和手法類似，因此既非正告、亦非反語，而是超越正反二元對立的「奇兵」，故能引導讀者跳出語言和思維的陷阱，返回語言和思維之前的本真狀態。

其次，《炮莊》運用多重典故、艱澀辭彙、怪異語言創造出極其高聳的閱讀門檻，讓讀者感到有許多障礙無法破除。這不僅僅是為了吸引才智之士運用所學，在閱讀《炮莊》時得到解謎遊戲一般的樂趣，同時也塑造出一種無法以常識理解的風格，激發讀者的「疑怪」之心，迫使他們在長時間閱讀參究後能夠「自得之」。這種設計方式，可以看成是在模擬看話禪的參禪方法，將《炮莊》的閱讀活動改造成參禪的情境。看話禪強調參禪者時時提起追問生死大事的疑情，將濃厚的疑情灌注在一句公案提煉出來的無義語，比如「狗仔有無佛性」或者「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經常將此提撕心頭。由於無義語不合乎常人的思維邏輯，也無法以才學智識去理解、詮釋，因此參禪者提起疑情的過程就像咬著一顆鐵丸子一樣，既無滋味、無法吞嚥又無法吐出，遂陷入一種強烈的焦慮當中。直到一日參禪者破除對一般語言邏輯的執著、對自我的執著，有如桶底脫落、十方世界瞬間粉碎化為虛空，便能獲得究竟的覺悟。《炮莊》刻意營造的奇怪語言，不但滿足了讀者對於文學上新鮮的審美感受，同時也為讀者帶來一種難以索解的困厄感、焦慮感。畢竟，能具備足夠學識閱讀《炮莊》，並且不掉入《炮莊》多層次評述的陷阱中的人數少之又少。當讀者為《炮莊》的意義感到困擾時，便會陷入疑怪之中，不斷的與那些「隱顯正奇，放肆詭誕」的文字和幻設的寓言故事周旋，在一段時間內徒勞無功的嘗試用已知、已明的學問見識來理解《炮莊》。這正是一種不明確說破、有實無名的參禪過程。當讀者最終嚼破鐵丸，明白《莊子》所有詭譎譎怪的語言和事物無不是意圖傳達「至庸者實至奇」的道理後，其心志便接受化導，進而回歸平常。奇與怪在這個過程中服務於一種模擬參禪的功能，其作用如同禪宗的指月之指，一旦真正的月亮被看到之後，其存在意義便消失了。

對方以智來說，超越奇怪的追求之後回歸庸常，相當於才智之士閱讀《莊子》後放下作異好奇的喜好，而將言行舉止回歸到儒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這是一條從正到奇，再從奇回歸正的道路。《炮莊》引述覺浪道盛之語，認為六經和《論語》、《孟子》的語言是「正告」，亦即以正經莊重的態度談論合乎常情的道理，《老子》的語言則是「正言若反」，即以反面否定常理，唯獨《莊子》不是正告也

⁶⁶ 周裕鍇，《禪宗語言》（臺北：世界宗教博物館基金會，2002），頁 230-251。

不是反語，而是「奇兵」。要了解《莊子》的奇語，必須同時了解六經與《老子》正、反兩方的說法，因此「惟統奇、正者乃能知之，乃善用之。」⁶⁷這也是為何方以智會說：「義精仁熟，而後可讀《莊子》；蒸涪六經，而後可讀《莊子》，則《莊子》庶幾乎飽食後之茗菴耳！」⁶⁸《炮莊》也引述余全人云：「莊子苦心於救世而放膽於為文，譬用兵焉，六經堂堂之陣，莊子掩旗鼓而襲之，入帳斬將，懾一軍而不敢譁，何等雄傑！」⁶⁹正是因為天下人「不可莊語」，所以才會出現《莊子》這種「奇兵」。

如此一來，覺浪道盛和方以智評點的《莊子》不僅滿足了晚明讀者對奇、怪風格的期待視野，更將莊子詮釋成為苦心救世的參悟之書，在奇之上再翻出一層至奇之義；這使得《炮莊》評點本身獨立成為讀者所承認的一部奇書，同時又是一部救世之書。《炮莊》的編輯群和讀者群很清楚這層用心。宋之鼎為《炮莊》作〈跋〉云：「《提莊》託千古之孤，真奇書也！藥地大師因作《炮莊》，將以一參兩行，託兼中妙協之孤乎！」⁷⁰宋之鼎就是以託孤說為核心，把覺浪道盛的《莊子提正》和《炮莊》稱為奇書。或許這層用心超出讀者的意料之外，而使得《炮莊》的價值並沒有因歷史的進程而一併消逝，進而保留至今。覺浪道盛和方以智的聲音明確地構成了整部《炮莊》的主調，但他們也沒有抹殺掉其他聲音的存在。《炮莊》的許多編者和讀者是圍繞在南京天界寺的遺民群體，他們的評點語時常相互矛盾，後一句批評前一句，甚至後設性的自我問答、自我批評。這些多音性被保存在《炮莊》的點評當中。以下將討論這群人生經歷大異的遺民讀者，如何圍繞託孤說創造出《炮莊》中的話語場域。

五、憤與孤：作為古今遺民對話場域的《炮莊》

《炮莊》評點中的孤憤意識，是前此較為罕見的。明代滅亡之後，許多遺民開始書寫家國淪喪的傷痛，他們或如張岱緬懷過去夢幻般的黃金歲月，或如黃宗羲投身明朝歷史和心學學脈的傳承工作，又或如方以智透過《炮莊》寄託心緒和救世情懷。不少《炮莊》眉批中現身的評者，都經歷過同樣的天崩地裂之感。這也使得

⁶⁷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中〉，頁 63。

⁶⁸ 同前引，〈總論下〉，頁 120。

⁶⁹ 同前引，卷 4，頁 483。

⁷⁰ 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 30，宋之鼎〈跋〉，頁 776。

《炮莊》的點評除了審美和哲思的趣味之外，更多了一層厚重的孤憤意識。遺民們將自身經歷投射到莊子身上，聯想到屈原、司馬遷、韓愈 (768-824) 以及其他遭遇困厄的有道之士，透過他們的眼睛，古今的孤憤之士都聚集在《炮莊》中，共同形塑了一個遺民的話語世界。更特別的是，覺浪道盛的託孤說為遺民群體打造了一個大敘事，當中的莊子和遺民一樣，都在崩解的世界中試圖堅持操守，並將導正世界的希望寄託於將來。

在古今孤憤之士當中，司馬遷最先被《炮莊》所聯想到。《炮莊》引張溥 (1602-1641) 之言曰：「莊子說主客、有無以反正，梗概見于史遷一傳，後世善言《莊》者，無以加也。」⁷¹ 把司馬遷視為最了解莊子用心之人。《炮莊》眉批又云：「曾知子長之微言，猶莊子之溢言乎？」⁷² 仍然是用司馬遷和莊子做對照。司馬遷慘遭腐刑，忍辱負重將父親司馬談撰寫《史記》的遺命完成，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的發憤著書說，恰好是明遺民的內心寫照。司馬遷認為文王演《易》、孔子作《春秋》、《詩經》三百篇，以及《國語》、《呂氏春秋》、《孫子兵法》等書：「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⁷³ 《史記》也是司馬遷怨憤不能通，故仿效賢聖抒發憤懣的產物。早在《炮莊》之前，其他評點家便經常引用這個典故，強調真情實性的重要性，如痛恨假道學的李贄便曾藉司馬遷的案例批判作假、仿冒的無病呻吟。⁷⁴ 入清之後，這種憤激而作的意識，更增添一股仁人志士遭逢不時的傷痛之感。⁷⁵

《炮莊》引述劉辰翁點評云：「莊生別路警效引之，苦其心以為筌蹄。……將以泄吾心之所甚憤，而激來世以所可羞。」上欄眉批則說：「子長過大梁、嗣宗登廣武、昌黎吊望諸，所見略同耶？無病而呻吟耶？笑翁曰：『若不呻吟，通身不仁。』」⁷⁶ 這段話中出現了好幾位古代的憤激之士。司馬遷過大梁，感慨的是魏國不用信陵君，導致國家被秦國所滅。進一步想，秦國早已得到兼併天下之勢，即

⁷¹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上〉，頁1。

⁷² 同前引，卷2，頁284。

⁷³ 司馬遷著，裴駰、司馬貞、張守節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2004），卷130，〈太史公自序〉，頁3300。

⁷⁴ 如李贄云古代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李贄，〈《忠義水滸傳》敘〉，收入里仁書局輯，《水滸資料彙編》，卷1，頁3-4。

⁷⁵ 如張竹坡云《金瓶梅》是「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鳴吧，而作穢言以洩其憤也。」且其「憤已百二十分，酸又百二十分，不作《金瓶梅》，又何得消遣哉！」張竹坡，〈竹坡閒話〉，收入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2，頁58。

⁷⁶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上〉，頁21-22。

使信陵君受到重用，魏國又豈能與天命抗衡？阮籍登廣武，在古戰場緬懷楚漢相爭之地，感慨當世再無豪傑。這層典故表面上感嘆的是豪傑凋零，實際上也隱藏著魏國終究將被司馬氏所篡奪，自己經世濟民的抱負終也將成空的悲痛。韓愈寄信董邵南，請他幫自己憑弔燕國樂毅之墓，並感嘆荆軻、高漸離這樣的豪傑不再現於當世。表面上這是在憑弔燕國亡於秦國的鼎革之悲，實際上是明代遺民借韓愈等人無力挽救唐朝走向衰敗的命運，來澆灌自己的胸中塊壘。他們因為憤懣而呻吟，除非他們的心已經麻木不仁，否則無法遏制書寫的慾望。仁人志士在古代的衰世遭逢困厄，今日的仁人志士同樣在衰世困頓。《炮莊》為他們創造了超越時空限制的對話場域，讓心志相通的志士同聚一堂彼此對話，並在文本中找到了安頓之處。

遺民們心中的憤激，恰好是他們堅守節操、身為有道之士的證明；然而，當他們書寫內心怨憤的同時，要如何對已經滅亡的國家盡忠，並傳承文化的薪火？這層憂慮並不容易解開。《炮莊》用相當曲折的方式詮釋司馬遷和莊子的用心，並解答了這個問題。司馬遷因為受腐刑而發憤著書，他所受的傷害和屈辱讓他不能不在〈伯夷列傳〉中舉出伯夷、叔齊積仁潔行而餓死；顏淵好學不厭，卻箠瓢屢空而早死；盜跖殺害無辜、橫行天下卻以壽終這三個例子為例，質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但是方以智在眉批中提出，〈伯夷列傳〉表面上在質疑天道無親，實際上卻是以孔子為尊，傳續儒家正統：

愚曰：遷既尊孔子〈世家〉，而以許由入〈伯夷列傳〉，非信莊子乎？中以顏夭、跖壽問天，正是莊子遺放。而末收顏淵附孔子，知遷之心乎？匹夫統君師之道，六家歸于素王，明矣！然各容專門，而統於中正。談執遷手，何嘗不尊孔子哉！⁷⁷

依照方以智的說法，孔子之學由莊子所繼承，莊子之學由司馬遷《史記》所繼承。司馬遷將孔子列於「世家」，是推尊他素王的歷史地位。證據是〈伯夷列傳〉一開頭就在討論許由、卞隨、務光一類人物，其義至高，卻無從考信於六藝載籍之中，孔子序列古代的仁聖賢者也從未提及他們的原因何在。司馬遷既然在〈伯夷列傳〉中記載了堯讓天下於許由的故事，自然是信從了《莊子》所敘述的許由故事。一方面，《史記》沿襲《莊子》說法能佐證司馬遷和莊子之學的相承關係，其次則可以帶出許由、務光等隱逸之賢者，說明現實中的命運窮通並不影響他們德行的高潔，

⁷⁷ 同前引，頁3-4。

選擇隱遁也不意味著違背儒家之學，反而比陷於利慾膠漆中的常人更能傳述孔子的學問。顏淵早夭、盜跖長壽喚起了對現實世界種種不合理和自身命運乖舛的痛心之感，而這也是讓後世孤憤之士產生共鳴的重要因素。

《炮莊》舉出的第二項證據是司馬遷繼承了司馬談的志向。在《炮莊》的詮釋中，司馬談的學問以六經為宗，其〈論六家要旨〉論六家之學，能「盡莊子之旨」，只不過聖人之學高於六家，故「道德、陰陽、名、法、儉，皆聖人之用也。……諸子或偏言內、偏言外，大抵緩於表明正理，或急于自受用，利時勢耳。」⁷⁸ 聖人在此指孔子，聖人之學則是指《易經》、《春秋》和《詩》、《書》、《禮》、《樂》六經。《炮莊》引述〈論六家要旨〉云：「〔談〕執遷手曰：『周衰，孔子修舊起廢，至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⁷⁹ 因此，司馬談臨死之際將撰述《史記》的任務託付給司馬遷，也被詮釋為讓司馬遷繼承聖人之學，弘揚六經之道。〈伯夷列傳〉固然是司馬遷發抒憤懣之作，但是末尾說明伯夷、叔齊、顏淵等賢人都「得夫子而名益彰」、「附驥尾而行益顯」，⁸⁰ 可見司馬遷自附於孔子之後，在歷史中寄託著褒貶之意，用以權救天下。於是方以智斷言：「六家歸於素王，明矣！」方中履也說：「遷以《禮》、《春秋》用勤、儉、名、法，而載陰陽、自然之道。非感蠶室鉗錘之恩，詎能舍命根而發揮，以畢其孝思耶！」⁸¹ 也認為司馬遷的學說以六經為核心，故能善用六家之學。《炮莊》又云：「遷序《春秋》而表《禮》……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又「尊孔子〈世家〉，而老、莊、申、韓同傳……曰『莊子散道德放論』，明其有正論在也。」⁸² 據此可說，從方以智的角度看來，司馬談、司馬遷的思想與六經相關，以傳續孔子之學為職志，而《莊子》也是托儒家之孤的儒門別傳；因此，《史記》和《莊子》雖然所處之時空環境不同，但兩者皆尊崇孔子之學，各以其不同方式紹續儒家之道，因而建立起了兩者的聯繫。

《炮莊》眉批中現身的遺民群體，在伯夷、孔子、莊子、司馬遷、韓愈、阮籍等眾多古人身上，看見有道之士在亂世遭逢困頓的相同處境。這些古人被拉進了《炮莊》的眉批中，圍繞著莊子的文字展開對話，一同發出不平之鳴。他們並不僅

⁷⁸ 同前引，頁 3。

⁷⁹ 同前引，頁 3-4。

⁸⁰ 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卷 61，頁 2127。

⁸¹ 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上〉，頁 4。

⁸² 同前引。

止於單純的抒發憤懣，還希望讀者在閱讀《莊子》時發現當中蘊藏著道的傳承，接下這把薪火。在《炮莊》之前，晚明評點家早已在通俗小說中發現了正經、正史的褒貶和經世傳統，⁸³ 為文學作品也可以是載道之具的概念鋪好道路；《炮莊》的遺民群體用同樣的眼光，在閱讀中看到了傳道的可能；而這種有道之士的孤憤之情是不分古今，也不分子、史、小說的。毋寧說，閱讀《莊子》和其他非正統性的作品，更能寄託遺民不得不改頭換面，在新朝代中生存的孤憤之感。

「孤」的意識和「憤」一樣，時時在遺民群體心中縈繞不去。在這樣的背景下，覺浪道盛提出了託孤說。託孤說的故事原型，出自《史記·趙世家》。程嬰為了撫養趙氏孤兒，不惜把自己兒子偽裝為趙氏孤兒給仇人殺死，背負著出賣趙家的惡名，投身屠岸賈勢力。公孫杵臼則犧牲性命，讓程嬰的偽裝更加逼真。而趙氏孤兒也在兩人苦心孤詣的合作下被撫養成人，最終為趙家報得大仇。這則故事給予覺浪道盛和方以智靈感，讓他們把莊子比喻成程嬰，把儒宗之傳比喻為孤兒。覺浪道盛《莊子提正》的書名，意指「提此莊子，以正堯、孔之孤」。⁸⁴ 因此，莊子仿效程嬰與公孫杵臼合謀撫養趙氏孤兒一事，撰寫《莊子》以扶植正在步向衰微的孔門之孤，又可稱之為「儒宗別傳」；而其終極目標自然是掃蕩邪說，讓儒家思想恢復主人的地位。因此，莊子「剝削儒墨」或「呵佛罵祖」之語，都是為了保存儒宗之孤的苦心偽裝。

學界過去已經留意到，即使莊子經常被視為剝削儒墨的代表人物，《莊》學史上還有另外一種聲音，主張《莊子》和儒家關係接近，應隸屬於儒門傳統內。「儒門別傳」和「託孤」等說法，是晚明時期覺浪道盛、方以智等人重新定位《莊子》時所用的術語，為莊子尊孔說和《莊子》思想的重新詮釋開出一波新的高峰。⁸⁵

⁸³ 李志宏分析四大奇書的寓言創造，指出這些作品深受孔子作《春秋》的影響，接受了《春秋》以降歷史敘事的傳統，寄託著儒家的倫理觀點和褒貶勸戒的經世精神。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經世：明代四大奇書的寓言創造〉，頁 167-232。因此，《水滸傳》被評點家詮釋為忠義之書，《西遊記》是證道之書，《西廂記》是天地妙文，而《金瓶梅》則是借色顯空之書。或許有人認為小說評點所言的社會教化功能，只是為了取得大眾認同的粉飾手法，但是在晚明讀者心中並非如此。如果評點中的道德勸懲只是粉飾作用，眾多士大夫會認同這些論述並親自投入評點，實為不可理解之事。事實上，有教養的士大夫投入閱讀和評點，是因為他們在這些作品當中看見了正經、正史的褒貶和經世傳統，對其中的道德觀和歷史意識產生共鳴。如此一來，奇書便洗脫了趣味低俗的惡名，成為有文化的士大夫鑑賞的案頭讀物。

⁸⁴ 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卷 30，〈提應帝王〉，頁 775。

⁸⁵ 考察《莊子》學史，莊子尊孔說出現之時間很早，根據徐聖心的考察，此說的發展可分八階段，第一階段為向秀、郭象，唐代成玄英開始第二階段，接著是唐代韓愈，宋代王安石、呂惠卿、蘇軾，晚明覺浪道盛、方以智，最後是嚴復、章太炎等。徐聖心，〈「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

託孤的完整說法見於覺浪道盛〈託孤論〉，⁸⁶ 由於學界已從各個角度討論過他和方以智的莊子尊孔論，因此本文便不再贅述託孤說的誕生經過與其會通三教的思想史意義。本文更關注《炮莊》的評點者和序跋作者如何圍繞著託孤說展開對話。由於過去的研究經常把焦點放在覺浪道盛創造的託孤論述，以及方以智在《炮莊》中如何集其大成，發揮此說。《莊子》如果不經過兩人的重新詮釋，便無法確立其儒門別傳的地位，因此對託孤說的研究便突顯出兩名思想巨人的身影。不過，儘管託孤說的大旗是由覺浪道盛、方以智舉起，它之所以能吸引大批遺民參與《炮莊》的編寫，是因為託孤說喚起了遺民的集體關懷。《炮莊》中可以見到一位位遺民獨立的身影，他們懷抱無家國可依的孤子之感，在閱讀《莊子》的過程中彼此傾訴。他們的對話對象能夠是任何一位相識的明代遺民，甚至是不曾相識的古代同道。這個遺民群體的對話場域，是《炮莊》刻意建構的成果，還是無意間在遺民集體創作中

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臺大中文學報》，17（臺北：2002），頁 21-66。由於覺浪道盛、方以智是晚明時期推動莊子儒門說的重要人物，相關研究論著莫不提及此說，如謝明陽，《明遺民的莊子定位論題》，《文史叢刊》第 115 冊（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2001）；〈覺浪道盛《莊子提正》寫作背景考辨〉，《清華學報》，42.1（新竹：2012），頁 135-168；劉浩洋，《從明清之際的青原學風論方以智晚年思想中的遺民心志》（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4）；蔡振豐，〈諸家禪僧詮釋曹洞宗〈寶鏡三昧〉十六字偈之檢討：兼論覺浪道盛的特殊宗論及其三教論〉，《漢學研究》，31.4（臺北：2013），頁 19-51；〈覺浪道盛與方以智的孔子觀〉，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131-165，對於晚明莊子孔門說的思想均從不同層面作出探討。借鑒於方以智、王夫之哲學的啟發，楊儒賓進一步發揮莊子儒門說的哲學意義，建構出一套新的儒學、莊子學詮釋系統。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一書主張莊子哲學中的形氣主體非但不會減損主體性之地位，更能讓主體落實於氣化流行的宇宙，轉化理學過度重視心性而淪於單向度化的道德主體；莊子溝通天人的思想，不違背當代新儒學詮釋中「天道性命相貫通」的理學宗旨，更能返回人文之源，對人文精神異化的危機作出反省。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臺北：聯經出版，2016）。學界也從各個角度對楊儒賓的看法提出反思，因此《中國文哲研究通訊》推出評論專號，集結賴錫三、林遠澤、林明照、徐聖心、吳冠宏等多篇評論，反省莊子儒門說的成立，以及楊儒賓對莊子哲學詮釋的貢獻。「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評論專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7.1（臺北：2017），頁 3-90。楊儒賓、賴錫三認為《莊子》學的研究有三波修正運動，方以智、王夫之的《莊子》哲學是第二波修正潮的主力，以其作為基礎，近年來臺灣學界第三波中西對話的《莊子》學修正潮才應運而生。這波研究潮流積極融入了西方哲學的觀點，肯定文化的多元性、尊重差異的民主精神，並且對《莊子》哲學提出嶄新的詮釋。

⁸⁶ 覺浪道盛云：「死節易，立孤難。立孤者必先忘身避讐，使彼無隙肆害，乃能轉徒深渺，托可倚之家。易其名，變其狀，以扶植之成人，然後乃可復其宗而昌大其後。予讀《莊子》，乃深知為儒宗別傳。夫既為儒宗矣，何為而欲別傳之乎？深痛戰國名相功利之習，竊道術以殺奪，仁義裂于楊墨，無為墜于田、彭，即有一二真儒，亦未深究性命之極、冥才識而復其初，遂使後世不復有窮神知化之事，而天下脊脊不能安性命之情，則所學皆滯迹耳。此滴血之正脈，孤而不存，莊生于是有托孤之懼矣。莊生孤哉！」方以智，《藥地炮莊》，〈總論中〉，頁 64-65。

完成的，很難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炮莊》收錄的批語確實映照出來遺民群體互相對話的景象，他們在不斷閱讀、書寫孤憤的過程中平撫了傷痛，而古今遺民在文本中的聚首，也沖淡了他們的孤子之情。

在《炮莊》評點所創造出的對話場域中，讀者可以發現明亡之後逃禪出家、法號鐵雪道人的馬嘉植說：「杖人無一不是創語活機，無一不是痛心刺骨，……孤哉！孤哉！」成為覺浪道盛弟子的李長庚說：「內聖外王，先佛後祖，殺活縱橫，隨處妙叶。你道杖人真骨血，托在甚麼處？」拜覺浪道盛為師，法號大斧的毛燦說：「如何毘盧尚有師、法身更有父？杖人作〈盤今斧子吟〉，所謂法身向上事乎！」⁸⁷ 這些點評的著眼點雖然略有不同，但同樣對託孤的「痛心刺骨」之感有深刻的體會。清初四僧之一的髡殘石谿 (1612-1692) 當時也在南京天界寺皈依覺浪道盛，其《莊會》點評云：

三皇五帝相傳，不立文字，謂之道統，後王則尚霸矣。春秋時得孔子續之，以人道合天道，定六經禮樂為萬世則。下世人心益變，即六經禮樂，亦虛為塵腐矣。莊子于是呵佛罵祖，抑揚此道，良工苦心。……杖人拈出真孤，亦自道也。莊子偶得路便，如糞埽明珠，可惜無人為渠擊碎。⁸⁸

石谿應和了覺浪道盛的託孤說，隨後程正葵 (1604-1676) 接續在他之後說：「識得石溪意、莊子意、西來意，去說道理無不可也。」晦山戒顯 (1610-1672) 也應和道：「郭象若見石谿潑墨點眼，卻當下拜。」⁸⁹ 這些評點一個接一個，前一人評完覺浪道盛，後一人再評前一人，形成了一個多重聲音的對話空間。這個對話空間中不分生死古今，前文提到過的屈原、司馬遷、伯夷、韓愈等古代仁人志士也被召喚到文本中一同發聲，增加了《炮莊》中各種聲調的複雜度。

在《炮莊》的大量序跋中，同樣能見到遺民相互對話的痕跡。弘庸在序中評方以智之苦心云：「刀鋒萬里，歷盡坎壈，狹路托孤，有誰知其同患藏密之苦心者乎！」⁹⁰ 張自烈 (1597-1673) 接受了託孤說，為《炮莊》作序，並親自纂集歷代孤憤之士事蹟為《孤史》一書。方以智對好友的用心感同身受，故為其《孤史》作

⁸⁷ 同前引，頁 60-62。

⁸⁸ 同前引，頁 64-67。

⁸⁹ 同前引，頁 67-68。

⁹⁰ 同前引，頁 6。

序云：「自有天地，未有作《孤史》者。孤之有史，其見天地之心乎！知天地所以托孤者，知生死矣！」⁹¹ 除此之外，現身於《炮莊》中的錢澄之 (1612-1693)、文德翼、笑峰大然、竺菴大成 (1610-1666)、薛正平 (1575-1657)、余颺、蕭伯升、彭舉、陳丹衷、何三省等人無不是明朝遺民，他們不只在點評《莊子》的眉批中相互對話，在大量的序跋中也形成遙遙相應的對話之勢。這些對話出現在明清鼎革後的遺民群體中是有意義的。原本的大一統政權解體，以明朝為核心的話語空間被破壞，遺民此時的各自表述、對話，試圖建立起一套屬於遺民群體的論述，保護、堅持仁人志士在清朝威脅中的獨立地位。也因此，《炮莊》呈現出的遺民對話和託孤論述，具有高度的創造力和深刻的社會關懷。這不只是方以智一人，也不只是覺浪道盛託付給方以智個人的使命，而是整個遺民群體透過《炮莊》共同表達的意志。

儘管託孤說所依據的敘事在虛虛實實之間，⁹² 遺民群體的現實作為清楚的傳達出一項訊息：他們非常認真痛切地厲行忠孝之德。方以智接手《炮莊》，在書中延續了曾祖父方學漸 (1540-1615)、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外公吳應賓、老師王宣和覺浪道盛的思想；協助編纂《炮莊》的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是他的兒子，揭暄 (1613-1695)、左銳等則是他的學生。這種父子代代相傳、師弟子克紹箕裘的模式，正是他們以行動實踐孝道的證明。方以智自號極丸孝人，左銳自號黃林學者，傅笑自號玉川學人等，他們以「學人」自居，是意在維繫道業薪傳相續不絕的模式。

或許明朝的滅亡讓沒有殉國的遺民失去盡忠的對象，剃髮出家讓逃禪的遺民陷入無法盡孝的危機，但是《炮莊》卻提供他們一個機緣，讓他們以託孤的形式為自我的生存賦予意義。清初的局勢對於遺民而言就像趙氏孤兒的隱喻一般，廟堂之上的掌權者是僭越篡位的奸賊，協助新政權的人是失去氣節的貳臣，真正的託孤者被

⁹¹ 方以智，《浮山文集後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1，〈孤史序〉，頁 663。

⁹² 趙氏孤兒的故事來自於《史記·趙世家》。司馬遷的〈晉世家〉取材自《左傳》的「下宮之難」本事，〈趙世家〉自為本事，首次呈現出以託孤、撫孤、復孤為主題的敘事主軸。屠岸賈不見於《左傳》，而是在〈趙世家〉中登場，代替《左傳》中的莊姬成為滅絕趙氏的禍首。在《左傳》中不曾清楚交代的趙朔，到了〈趙世家〉中成為孤兒之父和託孤韓厥的重要角色。李紀祥曾指出趙氏孤兒介於歷史與戲劇之間的微妙關係，歷代學者亦多留意到其敘事的虛構性，〈趙世家〉與紀君祥《趙氏孤兒》均為「自原文／本事緣生而出的新編文本」，其文本屬性界於歷史和戲劇之間。自紀君祥《趙氏孤兒》出後，讀者受戲劇影響，也改變了他們閱讀《左傳》、《史記》時的角度。「存趙孤」是極具吸引力的隱喻，把漢人試圖抗拒異族政權的意識婉曲的表達出來。程嬰、公孫杵臼也因此成為全劇的核心。李紀祥，〈趙氏孤兒的史與劇：文述與演述〉，《漢學研究》，18.1（臺北：2000），頁 209-236。

迫隱遁草野。在形勢所迫下，他們不得不改變形貌來完成託孤的重任，但他們從未違背忠孝的大節。莊子儒門說的隱喻是遺民委曲自解的手段，表明他們暫時以出家人的異端之姿生活，實際上內心渴望著恢復儒家的正經正統。雖然他們所詮釋的《莊子》或趙氏孤兒故事原本都有虛構的成分，但這種虛構性恰好成為他們委曲表達心聲的最佳掩護。而遺民群體之間在《莊子》中找到彼此對話、傾訴衷腸的空間，更使得眾人得以宣洩孤憤之情，重新燃起吾道不孤的希望。

六、結論

本文的目標是揭露晚明讀者所身處的文學、文化脈絡，重新恢復以閱讀評點作品的眼光來閱讀《炮莊》的方法。《炮莊》在詮釋《莊子》哲學和三教思想上有很高的成就，這會吸引對哲學感興趣的讀者，試圖從書中一探方以智、覺浪道盛和清初遺民的思想世界。不過，這種閱讀和理解方式並不完全等於明末清初讀者面對《炮莊》的態度。評點的體裁早在明代中晚期廣泛流行起來，無論文人、學者或者單純把閱讀書籍當作消遣娛樂的一般民眾，往往有大量閱讀評點作品的經驗。他們很熟悉評點的體裁，知道著名的評點家如李贄、焦竑、金聖嘆等人的作品，可能也會留心當地學者是否推出新的小說、戲曲、詩文的評點之作。當他們在閱讀《炮莊》時，《炮莊》喚醒的是他們對評點作品的閱讀經驗，提供的是一種不斷發掘自己讀過的舊文本被重新點評的閱讀樂趣。一名關注《莊子》評點的讀者，可能早已讀過或聽聞過劉辰翁、袁宏道、袁中道、焦竑、陳繼儒、歸有光、李光縉、陶望齡、陸西星的作品，這些人活躍於晚明的文化界、學術界，他們的作品充斥著書籍市場，而讀者翻開他們的作品時期待看到的不見得是一部成系統的莊子哲學詮釋，而是對《莊子》任意一篇文字所作的吉光片羽式的即興發揮。評點的一句話，甚至只有一個字，都可能讓讀者發出會心一笑，享受旦暮遇之之樂。

在閱讀和理解《炮莊》時，這種閱讀的型態應該納入現代讀者的考量當中。這是一種晚明清初建立起來的特殊文化氛圍，《炮莊》的編排在各個方面都直接或間接的指涉到這個文化脈絡。《炮莊》對眾多晚明評點家的作品引述，邀請的是有共同閱讀經驗的讀者，加入重新點評這些作品的行列；《炮莊》的後設閱讀型態，以及不斷自問自答的反思式批語，提供才智之士在智識上的追求，深化了他們對不同哲學立場的理解和對話；《炮莊》也極大程度利用了《莊子》詼詭譎怪的寓言敘事和文字風格，滿足了晚明士人在儒家經史正典之外搜奇獵豔的需求，回應晚明以降

讀者對《莊子》的期待視野；《炮莊》還集結了眾多遺民學者所組成的評點群體，用每一條批語來替編輯群、讀者群不斷的發聲對話，他們創造了無分古今的對話空間，在閱讀、書寫的過程中彼此評賞，並寄託著遺民經歷亡國之痛的委曲心意。

《炮莊》的企圖心還不僅止於此。覺浪道盛和方以智在評點中置入許多禪宗的觀念，經過特殊編排的《炮莊》呈現出與禪宗文獻中拈古、代別、評唱類似的閱讀情境，加上文字風格奇詭深奧帶給讀者的挫折感、焦慮感，模擬出一個近於參禪功夫的閱讀歷程。讀者在閱讀《炮莊》的過程中，所有受限於學識和領悟力而不可索解的文字，以及《炮莊》刻意營造的無義語，當中都蘊藏著逼迫讀者提起疑情，參悟「至庸者實至奇」的向上一境。在這個意義下，《炮莊》展現出覺浪道盛和方以智意圖炮製《莊子》，作為對治當世人心病痛之藥的用心，而《炮莊》各篇序跋的作者也當明白道出這點，稱呼兩人為救治人心陷溺的「大醫王」。正由於《炮莊》蘊藏著禪家的機鋒、遺民的悲痛、儒者的關懷、家族和師門的學術傳承，並非一部純粹消遣性質的作品，於是呈現出較為厚重的風格。一方面《炮莊》要求讀者具備較高的智識水平，其評點語言並不因短小零碎而變得簡單平易。它並不是面向大眾，尋求販售的謀利之作，而是寄望和遺民群體同樣有才有德之士成為理想中的讀者。另一方面，《炮莊》也期待讀者能夠深入閱讀這部作品，化奇異為平常，提升自己的見識水平，以達到貫通三教的終極領悟。這種特色也使得《炮莊》身兼評點之姿與救世之書的雙重特性。

儘管讀者在閱讀《炮莊》時，可以依據自身的偏好和需求，自由選擇以文學評點或者哲學作品的方式閱讀，但若排除《炮莊》作為一部評點體裁的諸多特質，勢必將它背後所蘊藏著的整個晚明到清初的文化脈絡一併切斷，大幅度傷害我們對《炮莊》內涵的理解和體會。《莊子》在晚明讀者的心中可以是一部與小說、戲曲、詩詞等量齊觀的奇書，文學和哲學同樣是成就這部奇書的必要成分，沒有彼此排擠的矛盾。職此之故，本文主張將文學評點這條閱讀線索重新恢復，將有助於現代讀者重新審視《炮莊》，讀出更豐富的意義。

（責任校對：李奇鴻）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方孔炤 Fang Kongzhao、方以智 Fang Yizhi，《周易時論合編》*Zhouyi shilun hebian*，《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quanshu* 經部第 15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 方以智 Fang Yizhi，《藥地炮莊》*Yaodi paozhuang*，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Guangwen shuju，1975。
- ____，〈《浮山文集後編》*Fushan wenji houbian*〉，《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 集部第 113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2000。
- 方以智 Fang Yizhi 著，龐樸 Pang Pu 注，《東西均注釋》*Dongxijun zhu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1。
- 司馬遷 Sima Qian 著，裴駟 Pei Yin、司馬貞 Sima Zhen、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Xinjiaoben Shiji sanjiazhu bing fubian er zhong*，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2004。
- 林希逸 Lin Xiyi，《南華真經口義》*Nanhua zhenjing kouyi*，《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初編》*Wuqiubeizhai Zhuangzi jicheng chubian* 第 8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2。
- 袁宏道 Yuan Hongdao 著，錢伯城 Qian Bocheng 箋校，《袁宏道集箋校》*Yuan Hongdao ji jianjiao* 下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
- 陸西星 Lu Xixing，《南華真經副墨》*Nanhua zhenjing fumo*，《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Wuqiubeizhai Zhuangzi jicheng xubian* 第 7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4。
- 劉辰翁 Liu Chenweng，《莊子南華真經點校》*Zhangzi Nanhua zhenjing dianjiao*，《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Wuqiubeizhai Zhuangzi jicheng xubian* 第 1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4。
- 劉義慶 Liu Yiqing 著，劉孝標 Liu Xiaobiao 注，劉強 Liu Qiang 會評，《世說新語會評》*Shishuo xinyu huiping*，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07。
- 譚元春 Tan Yuanchun，《莊子南華真經評》*Zhuangzi Nanhua zhenjing ping*，《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Wuqiubeizhai Zhuangzi jicheng xubian* 第 27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4。

- 覺浪道盛 Juelang Daosheng,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 *Tianjie Juelang Sheng chanshi quanlu*, 《明版嘉興大藏經》 *Mingban Jiaxing Dazangjing* 第 34 冊, 臺北 Taipei: 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 1987。
- 釋僧悅 Shi Sengyue, 《堯山藏草》 *Yaoshan cangcao*, 《禪門逸書初編》 *Chanmen yishu chuban* 第 7 冊, 臺北 Taipei: 明文書局 Mingwen shuju, 1980。

二、近人論著

-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評論專輯」“Yang Rur-bin *Rumen nei de Zhuangzi pinglun zhuanji*”,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Zhongguo wenzhe yanjiu tongxun*, 27.1, 臺北 Taipei: 2017, 頁 3-90。
- 丁豫龍 Ding Yu-long, 〈《世說新語》劉辰翁評點研究——中國小說評點之祖的商榷〉“*Shishuo xinyu Liu Chenweng pingdian yanjiu: Zhongguo xiaoshuo pingdian zhizu de shangque*”, 《成大中文學報》 *Chengda Zhongwen xuebao*, 44, 臺南 Tainan: 2014, 頁 207-254。
- 方 勇 Fang Yong, 《莊子學史》 *Zhuangzi xueshi* 第 2 冊,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2008。
- 何宗美 He Zongmei,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 *Mingmo Qingchu wenren jieshe yanjiu*, 天津 Tianjin: 南開大學出版社 Nankai daxue chubanshe, 2003。
- _____, 《公安派結社考論》 *Gong'an pai jieshe kaolun*, 重慶 Chongqing: 重慶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 2005。
- 李志宏 Li Zhi-hong, 《「演義」: 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Yanyi*”: *Mingdai sida qishu xushi yanjiu*, 臺北 Taipei: 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 2011。
- 李紀祥 Li Ji-xiang, 〈趙氏孤兒的史與劇: 文述與演述〉“*Zhaoshi gu'er de shi yu ju: wenshu yu yanshu*”, 《漢學研究》 *Hanxue yanjiu*, 18.1, 臺北 Taipei: 2000, 頁 209-236。
- 邢益海 Xing Yihai, 《方以智莊學研究》 *Fang Yizhi Zhuangxue yanjiu*, 北京 Beijing: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5。
- 里仁書局 Liren shuju 輯, 《水滸資料彙編》 *Shuihu ziliao huebian*,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iren shuju, 1981。
- 周裕鍇 Zhou Yukai, 《禪宗語言》 *Chanrong yuyan*, 臺北 Taipei: 世界宗教博物館基金會 Shijie zongjiao bowuguan jijinhui, 2002。
- 孫琴安 Sun Qin'an, 《中國評點文學史》 *Zhongguo pingdian wenxue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1999。
- 徐聖心 Hsu Sheng-hsin, 〈「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Zhuangzi zun Kong lun' xipu zongshu: Zhuangxueshi shang de linglei lijie yu*

- yuedu”，《臺大中文學報》*Taida Zhongwen xuebao*，17，臺北 Taipei：2002，頁 21-65。
- 浦安迪 Andrew H. Plaks，〈中國敘事學〉*Zhongguo xushixue*，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5。
- 高禎臨 Gao Zhen-lin，〈金批《第六才子書西廂記》的經典重建過程〉“*Jinpi Diliu caizishu Xixiangji de jingdian chongjian guocheng*”，《淡江中文學報》*Danjiang Zhongwen xuebao*，32，臺北 Taipei：2015，頁 111-150。doi:10.6187/tkujcl.201506.32-4
- 張素卿 Chang Su-ching，〈評點的解釋類型——從儒者標抹讀經到經書評點的側面考察〉“*Pingdian de jieshi leixing: cong Ruzhe biaomo dujing dao jingshu pingdian de cemiao kaocha*”，收入鄭吉雄 Kat Hung Dennis Cheng、張寶三 Chang Pao-san 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Dongya chuanshi Hanji wenxian yijie fangfa chuta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05，頁 79-126。
- 堯 斯 Hans Robert Jauss 著，周寧 Zhou Ning、金元浦 Jin Yuanpu 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Jieshou meixue yu jieshou lilun*，瀋陽 Shenyang：遼寧人民出版社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1987。
- 黃 霖 Huang Lin 編，《金瓶梅資料彙編》*Jinpingmei ziliao hui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 楊玉成 Yang Yu-cheng，〈劉辰翁：閱讀專家〉“*Liu Chenweng: yuedu zhuanjia*”，《國文學誌》*Guowen xuezhi*，3，彰化 Changhua：1996，頁 199-248。
- _____，〈小眾讀者：康熙時期的文學傳播與文學批評〉“*Xiaozhong duzhe: Kangxi shiqi de wenxue chuanbo yu wenxue piping*”，《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19，臺北 Taipei：2001，頁 55-108。
- _____，〈啟蒙與暴力——李卓吾與文學評點〉“*Qimeng yu baoli: Li Zhuowu yu wenxue pingdian*”，收入蔡英俊 Tsai Ying-chun 等編，《臺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二》*Taiwan xueshu xinshiye: Zhongguo wenxue zhi bu er*，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 Wunan tushu，2007，頁 931-935。
- 楊儒賓 Yang Rur-bin，〈儒門內的莊子〉*Rumen nei de Zhuangz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2016。
- 葉 朗 Ye Lang，〈中國小說美學〉*Zhongguo xiaoshuo meixue*，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82。
- 廖肇亨 Liao Chao-heng，〈淫辭艷曲與佛教：從《西廂記》相關文本論清初戲曲美學的佛教詮釋〉“*Yinci yanqu yu Fojiao: cong Xixiangji xiangguan wenben lun Qingchu xiqu meixue de Fojiao quanshi*”，《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 wenzhe yanjiu jikan, 26.1, 臺北 Taipei: 2005, 頁 127-160。doi: 10.6351/BICLP.200503.0127
- 趙景瑜 Zhao Jingyu, 〈關於「奇書」和「才子書」〉“Guanyu ‘qishu’ he ‘caizishu’”, 《山西大學學報》*Shanxi daxue xuebao*, 2, 太原 Taiyuan: 1986, 頁 50-54。
- 劉浩洋 Liu Hao-yang, 《從明清之際的青原學風論方以智晚年思想中的遺民心志》*Cong Ming Qing zhiji de Qingyuan xuefeng lun Feng Yizhi wannian sixiang zhong de yimin xinzhì*, 臺北 Taipei: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zhengzhi daxue Zhongguo wenxuexi boshi lunwen, 2004。
- 劉海濤 Liu Haitao, 〈明代莊子學著述偽書相關問題考論〉“Mingdai Zhuangzixue zhushu weishu xiangguan wenti kaolun”, 《中華文化論壇》*Zhonghua wenhua luntan*, 10, 成都 Chengdu: 2014, 頁 136-140。
- 劉海濤 Liu Haitao、謝謙 Xie Qian, 〈明代莊子接受論〉“Mingdai Zhuangzi jieshou lun”,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Xinan minz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219, 成都 Chengdu: 2009, 頁 183-187。
- 蔡振豐 Tsai Chen-feng, 〈諸家禪僧詮釋曹洞宗〈寶鏡三昧〉十六字偈之檢討：兼論覺浪道盛的特殊宗論及其三教論〉“Zhuojia chanseng quanshi Caodongzong ‘Baojing san mei’ shiliuzi ji zhi jiantao: jianlun Juelang Daosheng de teshu zonglun ji qi sanjiao lun”, 《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31.4, 臺北 Taipei: 2013, 頁 19-51。
- _____, 〈覺浪道盛與方以智的孔子觀〉“Juelang Daosheng yu Feng Yizhi de Kongzi guan”, 收入黃俊傑 Huang Chun-chieh 編, 《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Dongya shiyu zhong Kongzi de xingxiang yu sixiang*,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5, 頁 131-165。
- 謝明陽 Hsieh Ming-yang, 《明遺民的莊子定位論題》*Ming yimin de Zhuangzi dingwei lunti*, 《文史叢刊》*Wenshi congkan* 第 115 冊, 臺北 Taipei: 臺大出版委員會 Taida chuban weiyuanhui, 2001。
- _____, 《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從覺浪道盛到方以智、錢澄之》*Ming yimin de “yuan” “qun” shixue jingshen: cong Juelang Daosheng dao Fang Yizhi, Qian Chengzhi*, 臺北 Taipei: 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 2004。
- _____, 〈覺浪道盛《莊子提正》寫作背景考辨〉“Juelang Daosheng Zhuangzi tizheng xiezuobeijing kaobian”, 《清華學報》*Qinghua xuebao*, 42.1, 新竹 Hsinchu: 2012, 頁 135-168。doi: 10.6503/THJCS.2012.42(1).04
- 譚帆 Tan Fan, 《中國小說評點研究》*Zhongguo xiaoshuo pingdian yanjiu*,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1。

_____，〈「奇書」與「才子書」——對明末清初小說史上一種文化現象的解讀〉
“‘Qishu’ yu ‘caizishu’: dui Mingmo Qingchu xiaoshuoshi shang yizhong wenhua
xianxiang de jiedu”，《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35.6，上海 Shanghai：2003，頁 95-102。

***Yaodi Paozhu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the Late Ming**

Lee Chung-t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distdada@gmail.com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Yaodi paozhuang* 藥地炮莊 belongs to the genre of literary criticism (*pingdian* 評點) from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While recent studies apply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the research about Fang Yizhi 方以智 (1611-1671) and his commentary on *Zhuangzi* 莊子,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ry criticism to reveal the reading skill and the interpretative strategy evident in *Yaodi paozhuang*. Considering the huge number of texts quoted in *Yaodi paozhuang* and the skill of meta-reading deriv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of great help to elucidate these elements in Fang's work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work. In addition, investigating the discursive field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i can shed some light on how popular novels and sophisticated writings like *Zhuangzi* were read and analyzed. In this way, many difficulties of reading *Yaodi paozhuang* can be overcome and messages Fang left for us can be transmitted more accurately.

Key words: *Zhuangzi* 莊子, *Yaodi paozhuang* 藥地炮莊, Fang Yizhi 方以智, literary criticism, wondrous books

(收稿日期：2016. 9. 19；修正稿日期：2017.11. 30；通過刊登日期：2017. 12. 5)